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五

六

詳校官光祿寺少卿_臣梁景陽

主事_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_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_臣黃佑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五

器物部四

瓶

壺

甌

盆

匕

箸

瓶一

原易曰羸其瓶

毛詩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

增禮

記曰祭竈盛于盆尊于瓶

原左傳曰雖有挈瓶之智

守不假器禮也

增呂氏春秋曰古者挈瓶而汲原

淮南子曰覩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古樂府曰金

瓶素綆汲寒漿 增富弼書坐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瓶二

增傳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何以田為 又曰邾子在門臺閤以瓶水沃廷 唐書曰太宗以胡瓶賜李大亮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無千金乃朕所自御 玉海

曰唐禁中銀瓶大者高五尺餘江西李魚獻高六尺者
貞元十二年誕日及端午齊映獻高八尺餘者 叙聞
錄曰憲宗釀換骨醪以金瓶賜裴度 五代史曰唐廢
帝入立欲擇宰相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
焚香祝天以筭挾之首得盧文紀欣然相之 元史曰
至順間伯勒齊爾布哈陞榮祿大夫宣徽使宣徽所造酒
橫索者衆歲費陶瓶甚多伯勒齊爾布哈奏製銀瓶以貯
而索者遂止

瓶三

增淨手

煖足

寄歸傳云梵云軍持此云瓶常貯水隨身淨手

蓄

錢行雨

類書云鄒長倩贈公孫弘撲滿一枚撲滿蓄錢瓶也以土為之可入不可出滿則撲之士

有聚而不散者有撲滿之敗
玄怪錄云李靖宿一朱門家夜半一婦人托行雨韉驄馬與一小瓶戒曰瓶水一滴地上三尺水矣

瓶四

增銀瓶

杜甫詩云指點銀瓶索酒嘗

玉瓶

李白詩曰玉瓶沽美酒

黃金瓶

唐書云秦瓊字叔寶始為隋將後降高祖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恤妻子而來

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
當割以啖汝況子女玉帛乎

朱提瓶

又云太宗時回紇鐵勒十一部

歸命張飲高會帝坐秘殿前後高拈置朱提瓶其上潛

飲畢尚

金胡瓶

西域記云疎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

玉膽瓶

鄭松窓云花鬚

不能半

從者挈

九國志云蜀閬王宗銖有海客鬻龍腦蜀中貯以水晶瓶殿直李葩市之

海客邀

善價比數倍葩造宗銖曰水晶瓶為爾取之豈

日至其

竈婦洗

蘇軾詩云應嗤竈婦洗盆瓶

自稱曾元

宣室志云建中末獨

去孤彥客淮泗間佛寺遇青短衣

人自稱曾元後驗之乃瓶耳

客揖麴生

鄭綮開元傳信記云

道士葉法善有道術一日會朝士滿座思酒忽有一人叩門稱麴秀才突入居席末論難鋒起葉潛以小劍擊

之隨手墜地化為瓶榼視之乃盈瓶醇釀也
坐客醉而捐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跳入不

見

廣輿記云中層有涯宋時居陽羨攜瓷瓶渡舟飲酒
大吐衆遜之登岸吟曰仲尼非不賢為世所不容

蜚同舟子不識人
中龍跳入瓶不見

擊碎應聲

有仙術有友人貧求濟

于謙謙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人敲門自開入
其室金寶充牣益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引他
日內庫失金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并逮謙謙謂
逮者曰安得少水以救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
飲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以瓶置御前上
問之輒于瓶中應聲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
祐

師踢倒

傳燈錄云華林與祐師爭住潞山百丈曰若能
下得一句出格乃與佳持指淨瓶曰不得喚作

淨瓶林曰不可喚作木椀也百丈不肯祐
師乃踢倒淨瓶百丈笑曰輸却山子也

阮孚持歸

潛確類書云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常于室內置酒十瓶瓶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遂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瓶歸周文撫手大笑

瓶五

增詩唐杜甫咏銅瓶詩曰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宋黃庭堅戲咏煖足瓶詩曰小姬煖足卧或能起心兵千錢買脚婆夜夜睡天明脚婆元不食纏裹一衲足天明更傾瀉晦類 手有餘燠明

于謙湯婆詩曰不施脂粉不梳妝寂寞無言卧象牀煖
足難同親骨肉傍人惟有熱心腸夜長夜短慵舒眼花
落花開空自傷可惜恩情易拋擲春來依舊守空房
原賦漢楊雄賦曰靚瓶之居居井之濬處高臨深動常
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繆徽一旦
擊礙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鷓鴣夷

增傳明支廷訓涵春君

花瓶

傳曰余托居在委巷窮僻處

絕無芳艷涉目且日奔走于風塵不知其臘之將去也

有涵春君者修頸坦腹獨抱止水每如果然挈羅浮素
質踵余齋而明曰春至矣世傳有脚陽春今且無根自
榮矣師雄偶邀半晌今且陪君起居矣蕭蕭疎影黯黯
餘芳最可人者尤在燈下經宿猶是閨旬猶是且刊華
而就實焉余意羅浮氏素非家養其來固多拂鬱曲折
乃于于徐徐欣然自若不識一枝之為寄也豈轉移造
化顧屬君手邪甚異之君曰何異乎拂之因以得順折
之轉而為全物情類然逐衆敷榮大地陽春也隨緣自

適一掬陽春也且過目成色何必春之為春與化俱徂
何必相之為相偕交于姚魏受知于陶令折節于董奉
師門亦披衷于六郎西子無問富貴高隱仙踪艷質隨
所入必偕所與以進而此衷常淨可自信亦可信人時
與文人學士晤對于芸窓並側于几案足以助發其生
意而彼此視為莫逆即與釋部談空空玄宗課寂寂律
議森然亦若相得益彰而不病其為色礙惟賈人豎子
日營營于多寡有無似為不韻未嘗過而問焉蓋于萬

錦叢中結交一杯水裏涵養春意雖覺滿懷塵根不留
半點東皇以其有護傷續韻之功襲封涵春君姓湛氏
名擷英移芳其字云 明吳寬湯媪

湯婆子一名煖足瓶

傳曰媪

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別錫之氏世
有從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實生媪媪
少遇為燧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
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竊觀其所為塊處室中
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叩之曰媪何以壽

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媪媪為人有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鉤鉅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婦人比性更恬淡富貴家未嘗有足跡獨喜孤寒士有名即往藜牀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媪至讓抑居下坐廣文揖而進媪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廣文與語至夜半頽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媪亦不怒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

媼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即之也溫惟媼能兼之人以為知言媼復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獨卧別室迎致之媼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媼行仁之秋也何以拒為不得已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非鐵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溫溫自下起若飲薑桂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者也公子竒其效欲留侍終身諸姬患之相與譏于公子曰媼雖知醫然晝

伏夜見踪跡叵測其殆鬼物邪公子尚慎之媼聞而媼見曰吾生平號為容物至是不覺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于世若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真自謂吾見若輩之殺公子也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如媼言媼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媼每春秋時輒為人棄置相會默然無怨言嘆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媼自周歷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

人雖多無可以當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
公得媼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
以進卒揮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
寢媼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愧無以報德惟公
盡瘁國事貌日加瘠幸為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
媼言媼言甚愛我願卒聞媼之所以處世者媼曰昔在
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
教以至今日公悟曰媼殆謂我也即謝事退居于洛後

漢朝廷因有溫國之封媼後壽益高雖云得異術要其
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壺一

增說文曰壺昆吾園器也

徐注曰昆吾
紂臣作瓦器

毛詩曰顯父

餞之清酒百壺

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

壺所

以盛飲故以

壺表井中

又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櫟

懸壺以為
漏也櫟音

託

三禮圖曰洗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頭高五寸大中

身允

銳音

下赤漆中玄上加青雲氣方壺受一斛腹圓足

口方圜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圜

潛確類書曰壺周制

也而方圓有異凡燕禮與夫大射卿大夫則皆用方壺
士皆用圓壺以其大夫尊之所有事示為臣者有方直
之義故用方以其士旅食卑之所有事示為士者以順
命為宜故用圓

壺二

增玉壺

韻府云王方平有十二玉壺

瓠壺

又云鵲夷滑楷腹如瓠壺

青田壺

珊瑚鉤詩話云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本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味甚淳美劉章曾得

二馬集賓設之一核纔盡一核
又熟可供二十客因名青田壺

癭木壺

見呂公著詩

發

丹書

晏子春秋云景公遊于紀得一金壺發視之有丹書

盛黃金

韓子云晉公子重耳過曹

僇負羈盛黃金于壺充之以食令人遺公子也

飯伍負

琴操云伍負奔吳過溧陽瀨溪見一女擊

漂于水中旁有壺漿乃就乞飯飯畢謂女子曰掩夫人壺口女子知其意自投瀨溪而死

與韓重

搜神記云吳王夫差女悅童子韓重結氣死形見重將入塚取崑崙玉壺與之

懸壺賣藥

神仙

傳云費長房為汝南市掾市有一老翁賣藥挂一壺于肆頭日入後輒入壺中惟長房睹之因再拜奉酒酺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麗香酒甘肴具飲畢而出乃俱入深山

負壺灌區

說苑云五大夫

衛人也負壺入井終日灌一區

壺三

增詩宋呂公著瘿木壺詩曰天地產衆材任材為之智
棟桷與楹杙小大無有棄方者以矩度圓者中規制嗟
爾木之瘿何異肉有贅生成擁腫姿賦象難取類槩括
所不施鈎繩為爾廢大匠睨而往惻然乃有意孰非造
化功而終朽不器剗剔應其中朱漆為之偽斲漿挹酒
醴施用惟其利犧象非不珍金罍豈不貴設之于楹階
十目肯注視幸因左右容及見謂奇異人之于才性夫

豈遠于是性雖有不善在教之揉勵才亡不可用由上所措置節陋就其長皆得為良士執一以廢百衆功何由備是惟聖人心能通天下志

增傳明劉啓元壺子

酒壺

傳曰壺子字酌之其先錫山人

也質稍冥頑鎔化于將作大匠復為之切磋以成其器為人長喙大耳腹恢恢而有容初與麴城陸胥交莫逆共探聖賢道術陸生曰夫道以虛為體以實為用虛而實實而虛妙故無窮幾乎道矣居數日壺子告胥曰吾

虛矣胥曰未也恐有我盈其中壺子隨傾之曰吾虛矣
胥曰未也恐有我留其中壺子盡傾之告胥曰吾虛矣
胥叩其中空空如也曰果虛也與哉吾請從子以周旋
無何壺子官太常見商君如舊識商嘗枕壺子膝指其
腹曰此中何所有壺子曰此中空洞無物最是難測地
商戲之曰子所謂徒有此大腹了自無剛腸者壺不之
校謂人曰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壺嘗共商語刺刺不能
休商問何處得來壺子曰曩與陸生交每虛而往實而

歸特為子傾倒之念欲薦之上未能也子其圖之商因
薦胥于上上召陸胥與語大悅謂壺子曰吾于商生手
之而不釋吾于陸生口之而不置卿為之先容卿其作
余耳目乎命攝主客司事四方賓至先遣商出款之壺
子偕陸胥隨其後而斟酌對焉吐詞溫醇有足淪洽人
肌髓者一座為之盡傾嘗為長夜飲至夜分陸生力竭
上察壺有歆側態腹且枵然上笑曰壺生其庶乎屢空
顧謂商君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壺子與卿之謂乎可

休沐壺後歸老于錫山自號鴟夷子皮鄉有瓶生者狀
類壺而性不嗜酒常居井牧間壺譏之曰視子之居于
井之湑飲水滿腹香醪罔知綆斷身墜粉骨何疑瓶亦
借鴟夷譏壺曰鴟夷酒囊樂極招殃痛飲滿腹代人行
觴孰云國器多藏厚亡壺聞而愧之又嘗為鄒人設饌
先與陸生飲酒自捫其腹而出曰我不負汝商君曰子
不負腹腹當負子壺曰不然予嘗承顏接詞我口若懸
河源若倒峽一瀉若建瓴而下何謂腹負我邪座客不

能屈曰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壺雖浮湛閭里酌尊卑
戚疎之辨未嘗凌節逆施其精義類此性好對客雖褻
必以貌不冠不見嘗與北海語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
不空吾無憂矣其器量甚宏人莫窺其深淺常為臧獲
所執坦如恬如也柱下史曰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漆園
吏曰注焉而不滿傾焉而不竭壺子蓋庶幾哉嘗觀列
仙傳有壺公者安期生嘗師之日懸一壺于都市晚入
憩其中因以壺公名壺子豈其流裔邪 支遁訓湯蘊

之

茶壺

傳曰坡翁嘗曰買田陽羨吾將老焉豈以濟勝得

勝故云爾邪非也此中有一清真道人與湯蘊之最善
道人名聞天下即天子首嘉之嘖嘖曾不釋口蘊之亦
陽羨產也狀貌雖不甚偉閒雅修飾一準于時且火候
具足入水不濡歷金山玉泉碧澗咸為識賞中懷惟珍
一清真清真亦惟蘊之是契兩相漸涵芝蘭之氣不啻
也飲德者風生兩腋在座塵祛能令寐者忽寤醉者旋
醒煩者頓解喜通雀舌故知會悟也儀肅棖旗尊駕聿

臨也。頒頒龍鳳禁庭異數也。所以導款誠將祇肅孰為之調停斟酌非蘊之弗任矣。以故士君子咸器之于時名益重。雖塊然一質即金玉其相者不與易也。有同類流入酣里典裘落帽居然以聖賢自標。突其斤斤獨抱徒為自苦耳。曰吾苦固甘之。凡受我灌輸者謙謙抑抑一如捧盈。雖有高談情話終始不愆于儀。非若喪德喪邦是戒者。寧從竹裏炊烟不向甕邊覓夢。寧隨作書劉琨為伍不與投轄陳遵為鄰。整容緘口一種清芬未啓。

氣已充然有餘其入人亦在意氣非關唇吻置之者亦
必慎擇所處非几筵弗置也禹錫餽菊表情陶穀烹雪
知味率皆蘊之囊事松風叶唱其受知于坡翁素矣微
獨陽羨佳山水足當一老邪

甌一

增說文曰室甌空也 方言曰甌自關而東謂之甌或
謂之醵或謂之酢醵 爾雅曰醵謂之醵醵多也 原
古史考曰黃帝始作甌 增韓詩外傳曰舜甌盆無臙

甗即今甗

飯乎土簋吸乎土型

考工記曰陶人為甗

注甗

無底甗

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甗實

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釜甗歲

一熟

宋志曰丹甗五穀豐熟則出

淮南子曰粟得

濕而煖甗得火而液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山陵丹甗

見離騷曰珪璋雜于甗室

甗二

原左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紀甌玉磬 家語曰顏回炊飯于敗屋下有塵墜飯中
孔子遙見攫食之及回至孔子曰吾嚮夢先人將祭之
回曰不可向有炰煤落甌中置之不可棄之則不祥因
攫而食之 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為菜蕪長清貧時
人歌曰甌中生塵范史雲 增玉海曰宋太宗時長安
民得甌其狀下為鼎三足上為方甌中設銅簞可以開
闔有銘在其側句中正識其文曰甌也遂藏秘閣

甌三

原銅甌

益部耆舊傳云任文公王莽亂時凡奇物悉賣唯留一銅甌

竹甌

郭文傳云文以

竹筒為甌

增桐甌

唐語林云白樂天每後有小竈安桐甌而炊

原叔達破甌

郭林宗別傳云孟敏字叔達荷甌墜地不顧而去林宗問之敏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勸令學果著

名

增李方壞甌

袁山松後漢書云荀淑與陳寔相善嘗命駕相就令元方侍側李方作食

嘗竊聽談

引繩出甌

廣輿記云江西廣昌縣有石壁潭臨水石壁高三十餘丈上有

甌壞飯糜

海眼昔里人滌甌于溪水漂去至龍潭而沒一日樵者在石壁上俯瞰海眼見一物以繩引出之即所滌甌也

石姥山甌

錢塘記云石姥山有甌大數十圍有三十六足一人搖之輒動縱使千百人引之與

一人

朽壤中甌

宣室志云建中末獨孤彥客淮泗間佛寺遇青短衣人自稱姓曾名元彥

不異

曰此甌字也驗之
果于朽壤中得甌

甌四

增賦唐薛邕丹甌賦曰中含虛兮體道上應規兮法天
以孝以享兮可以饋饕多黍多稌兮屢惟豐年 史翹
丹甌賦曰既申命以自天類有孚而盈缶不汲而滿寶
鼎齊列不炊而沸溫泉比崇異陶鈞之有作符造化之
為功

盆一

增說文曰盆盎也 爾雅曰盆謂之缶 周禮曰凡祭

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 又曰盆實二鬴

厚半寸唇寸 史記曰戴盆何以望天 博古圖曰漢

獸耳盆高四寸一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七寸五分足徑

四寸四分兩獸面鼻串圜環環徑各一寸二分容五升

純素無文自然之色青碧相間以銅為之非陶人所為

瓦盆也 淮南子曰今夫窮鄙之社也扣盆拊瓶相和

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然後知其

盆瓶之足羞藏計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至則扣盆拊瓶之徒爾 又曰日東至則盆水溢 又曰屠者觀義車者出行陶人用皿盆匠人處狹廬

盆二

增洗頭

濯足

杜望岳注云華山有石盆容水數斛名玉女洗頭盆世說云段文昌少羈窶

所向不偶後富貴侈過度打金蓮花盆濯足或規之荅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盛酒

漬果

世說云阮仲容至宗人共集不用杯觴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叙間錄云松昌蓄採星

盆夏月漬果則倍冷

星墜

龍負

續晉陽秋云桓宣武與妻安坐月下流星墜下銅盆水中

光如二寸珠要酌飲之生玄廣輿記云江西德化縣有湓浦相傳有人於此洗銅盆墮水撈之見一龍負盆

而去酌酒煮鹽潘岳笙賦云傾綠盆以酌酒前漢食貨志注云古名康為中盆煮鹽盆

也賞功贖罪宋史云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詔入朝徽宗禮遇甚厚解所御

珠袍及二金盆賜之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

力也即剪盆分給賞之交州雜記云夷俗以銅盆與

甕贖鼓歌節舞莊子云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已甚乎

風土記曰越俗飲宴即鼓盆以為樂取太素園盆以廣尺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

應節秦王擊景公鼓史記云秦趙會澠池葡相如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

請奉盆甕于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甕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甕晏子春秋云景公飲酒鼓盆

盆三

增水精盆

元史云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帝稍償其值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頗黎盆

東坡詩云千金一擲頗黎盆

紫瓷盆

杜陽雜編云會昌元年渤海貢紫瓷

盆容半斛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寸許舉之則若鴻毛

老瓦盆

杜甫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

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還同卧竹根

銀盆打標

江南野錄云嗣主許民競渡勝

者加以銀盆謂之打標後盡蒐為卒曰凌波軍

金盆却暑

劇談錄云李德裕極熱時以金盆貯

水漬白龍皮却

扣盆而歌

詳盆一

戴盆而哭

漢書云逢萌素

暑如涉高秋

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盆而哭于市曰新乎新乎注盆盆也

匕箸一

增說文曰匕所以取飯 方言曰匕謂之匙 正譌曰

匙箸以竹為之 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毛詩曰

有捄棘匕 儀禮曰主人執匕 禮記曰飯黍毋以箸

又曰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注挾箸也
今人或謂

箸為
挾提

三禮圖曰匕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 史記微

子世家曰紂始為象箸 典畧曰陳琳報太祖書曰縈

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 淮南子曰糟

丘生乎象箸 論衡曰以箸撞鐘以筵擊鼓鐘鼓不能
鳴者撞之者小也

匕箸二

增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召條侯周亞夫賜食獨置大戟
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
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 蜀志曰曹操謂先主曰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
方食失匕箸時值雷震先主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

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東宮舊事曰漆匕

五十枚又曰漆箸一百雙宋書曰太祖妃上世祖

金鏤匕箸及杵杓上以賜沉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歡宴
宜等且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北齊書曰崔瞻

在御史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每別室獨餐有一御史
姓裴伺瞻食往造自攜匕箸恣情飲噉瞻曰我不喚君
食亦不共君語君不拘小節昔劉毅冒請薦炙豈異是
乎君定名士後每與同食開元遺事曰玄宗賜宰相

宋璟以所用金筯曰非賜汝金蓋賜卿箸表卿直也

五代史曰唐廢帝欲擇宰相書姓名置琉璃瓶中以箸挾之

匕箸三

增借箸

轉筭

史記云漢王與酈食其謀挽楚權張良從外來漢王方食良曰陛下事去矣臣

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

韻府云曹元理筭陳廣漢東西困米以食筯十數轉不差圭合

合丹

攪藥

文選云金鼎玉匕合神丹
根煎鉛錫以藥如大豆者投中以鐵匕攪之
抱朴子云道人李

射鹿肉

刺雞子

吳志云趙達善治九宮一筭之術過知故知故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

以叙意達以箸一隻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康肉三觔何以辭無主人慙曰知卿善射欲相試耳語林云王藍田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投于地

鄰母投公主折書

云吳隱之濮陽人博學有清操執父母喪哀毀過禮居與韓康伯鄰康伯母殷氏賢明每聞隱之哭聲輒為之投箸謂康伯曰汝若秉銓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遂舉隱之唐書曰于琮初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德公主

匕箸四

增玉匕

抱朴子云有古强者自云四千歲嵇使君以玉匕與強後忽語嵇云昔安期先生以與之

犀箸

杜甫鴈人行犀箸厭飲久未下

鐵筋

謝承後漢書云王莽時有奇士巨毋霸卧則枕鼓以

鐵筋食

竊箸

晉書云幸靈豫章人時建昌令發民作船吏令各作箸一雙或竊靈筋戩而竊者心

痛靈曰得無竊我筋乎乃首出之飲以水立愈

琉璃匕

續齊諧記云趙文詔為東宮扶持癖在清

溪中橋夜與神女讌寢脫金簪與扶持亦贈以銀盃及琉璃匕

青竹筋

白居易過李生詩云白甌

青竹筋儉潔無臃腫

失匕箸

英雄記云董常大會賓客誘降反者以鑊烹之會者戰慄亡失匕箸

授匕箸

神仙傳云葛玄常與客食玄以口中飯盡化為蜂數百集于客身客皆授匕箸驚懼玄乃

張口其蜂悉入

葛洪治噎

又云葛洪治噎方曰與對食者當以手捉箸問噎人曰此何等物噎

人當答曰箸即復曰咽下去即愈

少君愈疾

漢武內傳云李少君字雲翼好道入泰山采藥

修絕穀養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求治安期生以神樓散一匕與之服即愈

犀頭匙

箸

酉陽雜俎云唐賜安祿山品目有金平脫犀頭匙筯

木香匙箸

十國春秋云後蜀高祖以

李皇后故優待唐莊宗諸兒賜予千計敕器用局以沉香降真為鉢木香為匙箸

費萬錢無

下箸

晉書云何曾字穎考厨膳滋味擬于王者日食費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數十品方

下箸

宋史云孫承祐恣為奢侈常膳數十品方下筯

匕箸五

增詩明程良規竹箸詩曰殷勤問竹箸甘苦爾先嘗滋味他人好爾空來去忙

增銘明方孝孺匕箸銘曰汝之食人慎勿恩人之食汝

慎勿諉 又曰五鼎之饋為惠不成乾餱之遺怨由以
生一舉筋而驕士將敗汝名

權衡一

增博雅曰權謂之錙其形垂也 雲笈曰黃帝使伶倫
作權量 原書曰同律度量衡 月令曰仲春之月日
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概 漢書律歷志
曰權輕重者不失黍稷 又曰權衡者衡平也權重也
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

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 增又曰權者銖兩斤鈞

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 原又曰五權之制以

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

之令之內倍好者

孟康曰錘之形如環也如淳曰體為肉孔為好師古曰錘者稱之權也

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 又曰權與物鈞而生

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

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 增諸葛亮曰我心如稱不能

為人低昂 陸贄曰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于衡

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 李石
傳曰天下之勢猶持衡 廣輿記曰涪州江心有雙魚
刻石上每一魚三十六鱗旁有石秤石斗現則歲豐
莊子曰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權衡二

原晉書曰裴頠博通兼明醫術上言太醫權衡宜依古
尺先改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
乖互為害尤深 唐書曰上官昭容母鄭氏初妊夢巨

人昇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

權衡三

增量書

史記云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候星氣者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不敢端言

其過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

候時

唐書云佛林國懸一大秤以金九十二枚屬于

衡端候十二時每至一時金丸輒落毫髮無失

原錙銖

觔兩

折平于物

作信于人

惟器有信

則人不爭

作法于平

示人以信

用于出納

資以和均

俱出白帖

權衡四

增詩唐包何賦秤送孟孺卿詩曰願以金秤錙因君贈
別離鈎懸新月吐衡直衆星隨掌握須平執錙銖必盡
知由來披分審莫放弄權移 明馬軾天平詩曰體物
何曾有重輕相君因爾號阿衡誰多誰少皆公論纔有
些兒便不平

增賦唐劉禹錫平權衡賦曰惟天垂象惟聖作程播二
氣而是分啓度立五則而在審權衡上穆天時應陰陽

之克正下統人極俾準繩而惟平于是叅累無差毫釐
必究等度量而化通遠邇體平均而執行宇宙當其夾
鐘中律南呂戒候銅渾應節于寒暑玉漏方濟乎宵晝
由是命有司而令申考前王而是遵權輕重以審則中
規矩而和鈞事垂文兮風傳乎千古道如砥兮日用于
兆人懿夫正以處中平而立矩命其同也有虞之制克
彰稱其謹焉宣父之言可取故能用該仁里象侔天文
既左旋而右折量輕併而重分持平罔虧可為範于秉

鈞之佐泣信惟一將有助于執契之君不然則何以懸
之而息彼奸詐正之而協于晨夜得平則正我之道兮
允執厥中衷多益寡衆所用兮不言而化化之有孚功
莫可踰立規程罔慙夫龜鏡揣鈞石寧失乎錙銖匪假
垂鈞而其用不匱何勞剖斗而所爭自無方今百度惟
貞萬邦承則順時設教兮靡不獲所同律和聲兮允臻
其極玉衡正而三階以平七政齊而庶政不忒矣美君
臣之同體猶權衡以合德宰準繩之在心庶輕重之不

惑 李宗和平權衡賦曰王者統四時均五則彼權衡

之為準驗陰陽之不忒鈞深致遠黍累于焉靡差稱物
平施晷度由之斯得惟權也分其重惟衡也得其平明
乎國經固懸茲以垂範掌乎天秩如用茲而永貞衡任
權以鈞物權資衡以作程故一人體之以清萬國萬國
仰之而庶政以成當其玄鳥司分疇人敬授既量諸夕
又測其晝盈虛氣等何藉于土圭日夜時分已傳于玉
漏莫不同量度以應其期平權衡以協其候苟順氣以

頒節實從時而不謬其功斯博其道式孚諒同均于遠
近故不失于錙銖俾稱物者守之無易掄材者持之罔
逾皇矣我君康哉神化萬方取則自得于均平二氣尚
分無愆于晝夜不然者何以佐璿樞之斟酌調元氣以
綢繆申乎舊章孰似權衡之大匪無同異有孚春秋之
分齊其重輕等其規矩豈鈞銖之是待在準繩而有取
固將平邦國亦以叙彛倫七政惟齊有符乎應天之運
百工咸賴實資乎秉國之鈞宜其平域中而齊律度貞

天下而利黎人惟正直可法惟中平可均夫如是則權衡者蓋亦考茲義而是遵 陳佑平權衡賦曰俾民不

迷茲器維則行之而萬象正動之而天下直一人不宰命任權者必公百辟以孚在持衡者守德此蓋國之恒準教以順行雖因時以考正乃假人而後成權之垂知俯下而斯重衡之正乃得一以至貞忠以自勝直哉惟清物無偏以表德器守公而作程動必推移佐璿璣而克正靜無偃仰若太階之既平懿夫衡之誠懸德乃是

茂秉中正以不忒在毫釐而何謬衆星分列若歷歷以拱辰一權下臨正亭亭而當晝斯斟酌之所以俾名實以相副者也爾其觀象取則其數可陳積而成重銖以和鈞稱物平施則其道無極從時利用乃有命惟新既審度而攸準夫何患乎不均安則無傾正以順化四時行令必因其陰陽一德奉天諒貞夫日夜是知分寸相生成乎象盈虛有準觀夫文因黃鍾以起數應玄鳥之司分爾乃七政允修五常斯覩為時德也誠金義而木

仁為器法焉乃左旋而右矩既輕重之必審雖細微而待取平之為美曲逆終作漢臣中以見稱伊尹是為殷輔茲乃衡之為道也可大權之為義也斯乎繩從則正德不可誣動不欺于叅累用有識于分銖若夫求平之至者執中之謂乎

量一

增廣雅曰斛謂之鼓方斛謂之角 原毛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周禮曰枲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

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
黼黼十則鍾其聲中黃鍾之宮也概而不稅 增家語
曰黃帝設五量曰權衡曰升斛曰尺丈曰里步曰十百
原漢書律厯志云量多少者不失圭撮 又曰量者

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龠用度
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
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
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廐焉其上為斛

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
又曰夫量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
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增天文要集曰斗星仰則
天下斗斛不平覆則歲稔 楚辭曰世並舉而好朋一
升斛而相量

量二

原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
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

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增後漢書曰第五倫為京兆主

簿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

悅服 原魏志曰太祖賦斂不足軍糧少主者請以小

斛給軍糧太祖曰善後軍中有言太祖欺眾太祖曰借

君之死以厭眾乃狗曰主者用其小斛乃斬之于軍門

增荀氏別傳曰荀遂字仲陽隱居不仕時歲饑荒來

糴者遂妻常昂其斛糴者歸量輒過其本時人號為昂

斛夫人 原白帖曰隋開皇二年五月長安人穿地得

金版有銘云始皇時量器 增宋史曰王嗣宗以秘書

監通判澶州上言本州權酤斗量校以省升不及七升
民犯法釀者三石以上坐死有傷深峻臣恐諸道率如
此制望詔自今並準省斗定罪從之 又曰孫瑜以郡

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姦奏鈞其制黜吏之無狀者民
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
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 又曰范鎮作律尺龠
合升斗豆區脯斛圖上之 又曰呂大防知青城縣舊

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

量三

原用當其無 守而失信 信以守器 官不易方

俱出

白帖

量四

增賦唐敬括嘉量賦曰作之嘉量其義惟深嘉者以善為節量者用平其心窮微于子穀之數酌憲于黃鐘之

音益取諸象爰範于金亦既成止其儀可覲堅外可程
虛中受益功格于衡鏡實司乎珪錫以分多少寧患乎
不均以立信仁抑行之無數然美其方能立矩卑莫可
踰出入罔愆包含式孚徇公滅私乃為而勿有納新吐
故亦用當其無理將神而共契跡與道而相孚且器守
乎謙人惟厥操人非器罔主跽非人奚造不謹則詐偽
生端無方則羨溢為耗職是司者胡顏相冒由此言旃
不其至然外乎其概料乃旁穿既因物以進退而與時

為貿遷施于政而四方仰則毗乎理而百代猶傳誠可
美而可尚願斯焉而取焉異乎大小區分高卑奇偶始
增撮而就合卒聚升而成斗隨求而獲進獲退順動而
何先何後泊乎職興都尉計起弘羊治平糴而作典布
均輸而有方常平由是以實大國因之用強豈比天有
斗而酒漿不挹山有谷而牛馬空量然而當春秋分之
期為晝夜至之時予以較矣予以用之實萬人之所欲
敢望聞于有司

原銘考工記嘉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度一

原禮記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一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周禮曰璧羨以起度通鑑曰大禹聲為律身為度漢書律歷志曰度長短者不失毫釐又曰度者分寸尺丈引

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
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
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
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
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
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隻也丈者
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于分寸于寸隻于尺張于丈
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老子曰

不敢進尺退寸

度二

原白帖曰晉荀勗校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尺四分有餘乃依周禮制尺更鑄銅律呂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時人服其精密惟阮咸譏其聲高後掘得古尺果長于勗尺四分

度三

原十毫為釐

白帖云十毫為釐失之毫釐差若千里

倍尋曰常

又云尋尋常之

地五尺曰尋
倍尋曰常

惟物有度 俾人不爭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長

俱白帖

度四

增賦唐高邁度賦曰昔在太始原于物初天地草昧建
皇王以為宰淳朴自理非賢人而勿居歷雲官與鳥職
接洪範而周書無不較權衡之輕重考度量之盈虛因
物以極神託數以明象積分而成寸引尺而為丈列陰
偶而陽竒法天三而地兩準之億萬其如指掌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隨物而應施不失平其至妙也多少不能以藏數其至微也長短不能以隱情易而無欺簡而無惑節之以禮其儀不忒聖人進退以觀象君子方圓而取則成百王之規矩為萬代之繩墨欽若伯禹聖哉為王道濟天下爰敕大章授足既廣行地無疆彼里之難測用度之可量四時以日月為明萬國以君王作大同衡律而一軌量海內平而天下泰居日中而成市朝異方而畢會在商賈之所資惟尺度而為最夫道以神契

物以言筌義無不盡理無不全度之為物也資道以為用度之為道也託物而無偏述斯往矣吾不知所以然

農器一

增釋名曰鋤助也去穢助苗長也 又曰鐮兼也薄其所刈似廉者也 又曰鍤鍤地起土也 說文曰耒手耕曲木也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又曰耜畝也耒端木也 又曰鋤耨所也鑿大鋤也 又曰鉏耨禾短鐮也 纂文曰耨如鍤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刺地除草

字詁曰耨頭長六寸柄長六尺以芸田也 又曰礪

礪石耨也平田器

方言曰僉

郭注今連枷所以打穀者

宋魏間謂

之攝爰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梧或謂之拂齊楚江

淮間謂之秧或謂之杼

師古曰拂所以擊治禾者今謂之連枷

又曰耜

郭注云無齒為耜

宋魏之間謂之渠挈或謂之渠疏

又曰鍬

江淮南楚間謂之亩 齊語曰耒耜耒耜擊草除田以

待時耕深耕疾耨以待時雨 通俗文曰機汲曰桔槔

農政全書曰耜制有方耜有八字耜如犂亦用牛駕

但橫濶多齒犂後用之蓋犂以起土惟深為功耜以破塊惟細為功耜之後又用耛用耨 又曰耛如耜其齒

更長所以耛土益細 古史考曰神農作耒 原周易

繫辭曰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

下蓋取諸益

益震下巽上震巽二木之象木道乃行釋文耜耒下耜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疏

明神農取卦造器之義

增毛詩曰三之日于耜 又曰以我覃

耜俶載南畝

又曰畇畇良耜俶載南畝 又曰序乃

錢鏹奄觀銍艾

原周禮曰車人為耒庇長尺有一寸

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勾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

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

欲直庇柔地欲勾庇直庇則利推勾庇則利發倨勾磬

折謂之中地

耒謂耕耒庇謂耒下岐

增又曰匠人為溝洫耜廣

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

鄭註云古者耜一金

兩人併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

又曰山虞凡服耜斬季材

注季

猶擇也

原又曰越無鑄非無鑄夫人而能為鑄也 又

曰鍛氏為鑄器

注田器也錢鑄之屬

又曰遂人以時器勸甿

注鑄

作耒耜錢
鑄之屬

又曰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注耒耜
鑄基之

屬

禮記月令曰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又曰孟春天子親載耒耜

增又祭義曰天子為藉

千畝躬秉耒

原家語曰銷劍戟為農器

增孟子曰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莊子曰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鉋

耨于是始脩

又曰子貢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

若流其名桔槔圃者曰聞有機事必有機心吾非不知

羞不為也

又曰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

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鉞一耜然後成農 呂氏
春秋曰耨柄長六寸所以間稼

農器二

增淮南子曰禹身執畚鍤以為民先 漢書曰晁錯言
勸農力本曰為室廬具田器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
敕屬縣悉罷捕逐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為良民吏
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 又曰王莽傳曰予北巡必躬

載拂每縣則粟以勸益藏

粟謂治粟

後漢書曰任延建武

初為九真太守俗不知牛耕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

田疇歲廣百姓充給 又曰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詔郡

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者悉聽之到在所給公田為雇

耕傭賃種餉貫與田器勿收租

餉糧也古餉字

晉書曰桓宣

鎮襄陽勸課農桑或載鉏耒于輶軒或觀芸獲于隴畝

十餘年間能得衆心 南史曰宋高祖微時躬耕及受

命耨耜之具頗存命藏之以留于後文帝幸舊宮見而

色慚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
覩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先帝之至德乎 唐書曰
貞觀中突厥默啜請和詔賜粟三萬石綵五萬段農器
三千具 韓愈李惟簡墓誌云惟簡為鳳翔節度使市
耕牛鑄鐻鈇鉏斲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 舊唐書曰
太和二年閏三月景戌朔內出水車樣令京兆造給鄭
白渠溉田 唐書百官志曰諸治監令鑄兵農之器給
軍士屯田 又曰司農卿藉田則進耒耜 五代史曰

唐明宗長興二年除鐵禁初稅農具錢 又曰劉審交
遷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
器為範為民更鑄 宋史曰淳化五年三月癸亥內出
踏犁數千分給宋毫人戶先是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
犁一具不用牛以人力運之至是上以宋毫間牛多死
求得此制令尚方工官造成數千具遣直史館陳堯叟
齎于宋州大起冶鑄以給與貧民 又曰景德二年正
月戊寅內出踏犁式付河北轉運使令詢訪民間可用

則官造給之河朔戎寇之後耕具頗闕淮楚間民用踏

犁凡四五人力可比牛一具自尚方造樣 又曰大中

祥符二年六月庚子河東轉運杜夢誼上子詹所撰農

器圖詔褒之 元史曰世祖中統四年以禮部尚書摩

和納 兼領潁州光化互市及領已括戶三千興煽鐵

冶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輸官 明紀曰永

樂元年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 又

曰宣德五年上還京師道見耕者下馬從容詢其稼穡

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
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

農器三

原範金

白帖云範金為錢鑄

增剡木

孔帖云室韋國剡木為犁人挽以耕

格雷

搜神記云扶風楊道和于田中值雷奔止桑樹下霹靂擊之道和以鋤格之折其右股遂落地色如丹目如鏡

為雲

滿泗志云舉鑄為雲決渠為雨

置耬斗

齊民要術云耬車狀如三足犁中置耬斗

藏種以牛駕之一人執耬且行且播種乃隨下崔寔云漢趙過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項即耬車也

原作水排

後漢書云杜詩建武七年遷南陽太守造作水

排鑄為農器用力少
見功多百姓便之

增借耰鋤

賈誼治安策借父耰鋤慮有德色

修桔槔

汝南先賢傳云蔡君仲井桔槔壞母在每年命修不忍治而扶老藤生繞之

農器四

增歌唐杜甫寓居同谷縣歌曰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

託子以為命

鐵鑱犁

增詩明何潛齋桔槔詩曰片片龍鱗蛻老蒼有時咿吶
捲滄浪真機動處何容力自是傍人脚手忙 童蓂水
車行曰零陵水車風作輪綠江夜響盤空雲輪盤團團

徑三丈水聲却在風輪上大江日夜東北流高岸低圻
開深溝輪盤引水入溝去分送高田種禾黍盤盤自轉
不用人年年祇用脩車輪往年比屋搜軍伍全家載下
西涼府十家無有三家存水車卧地多作薪荒田無人
復愁旱極目黃茅接長坂年來兒長成丁夫旋開荒田
納官租官租不缺足家食家家復藉水田力一車之力
食十家十家不憚勤脩車但願人常在家車在軸不憂
禾黍秋不熟

增賦唐裴度鑄劍戟為農器賦曰皇帝嗣位之十三載
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
兵于是銷鋒鏑而俶載南畝庠錢鑄而平秩西成所以
殄凶器降嘉生收禍亂之根本致兆庶之豐盈者也既
而清天步虛武庫劍鏑銷戟鏑露當時出匣揮獷俗以
來賓今日在鎔惟良工之所鑄長鍛倏爾而從革覃耜
忽焉而中度廢六月之遄征興三時之盛務觀乎聚而
改煎欬飛燄而涌烟從而再造將分地而用天宜人之

歌允符于假樂多稼之頌式合于大田若夫弓戈橐戢
于寧歲牛馬放歸于豐年徒虛語爾胡可比焉則知欲
善其事先利其器俾汙萊之盡闢由兵革之不試洪鑪
既鍛失似雪之鋒鉞綠野載耕佇如雲之苗穰昔用之
而有所雖弭之而不棄矧國家以教令為車徒故器械
可得而無以道義為封域故戰爭可得而息由是執帝
堯之允恭復后稷之訓農理化資于地力福祥致于天
宗此乃慶自一人風行九野建中于上返本于下下臣

進而稱曰秦金狄兮未仁周無射兮非雅豈若我后之

重穀盡濟羣生于良治

王契桔槔賦曰智者濟時以

設功強名之曰桔槔何朴斲之太簡俾役力兮不勞作

固兮為我之身臨深兮是我之理若虞機張如鳥斯企

山有木因工見汲引之能異乎水自我成潤物之美不

羸瓶而上出何抱甕之勤止執虛趨下雖自屈于勞形

持滿因高終見伸于知己鄭圃之側潘園之旁溝塍綺

錯畎畝相望帶嘉蔬兮暎芳草背古岸兮面垂楊欲建

標以取別能舉直而自強若垂竿兮匪釣象燿火兮無
光不忘機以棄俗乃習坎而為常隨用舍而俯仰應淺
深而短長重泉之水兮不滯九畹之蘭兮益芳雖欲絕
學以棄智其若得存而失亡歌曰大道隱兮世人薄無
為守拙空寂寞老圃之道可行何耻見機而作

增銘明方孝孺鑱銘曰用汝芟夷或封殖崇善去惡乃
厥職 又曰念民勞謹民時順民欲惠民災 又耒耜
銘曰勞思善敏豐財 又曰安厥匱恬厥勩業勿貳世

長利 又曰牛之力不可劇土之宜不可易牛劇則敗
土易無稼 又桔槔銘曰旱為虐汝功乃作寧汝無功
無俾歲也凶 又曰聖制罷資利人功施博巧足珍賜
多言道未醇眩異說惑聖真是猶見一瓢之濟而以舟
楫為可棄夫安得為智邪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六

舟部

舟

筏

槎 桴

帆

篙

櫂

楫

桡

櫓

舟一

原釋名曰船循也循水而行也 又曰舟言周流也船

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

在其上曰雀

一作翟

室於中候望若鳥雀之驚視也 又

曰船三百斛曰刀刀船也短也江南所為名短而廣安

不傾危也二百斛已下曰艇其形徑挺一人二人所乘

行也 又曰外狹而長曰艫衝以衝突敵 又曰上下

重版曰艦

四方施版以禦矢其內如牢艦

說文曰舫併船也 又曰

艇小舟也形狹而長 又曰總名船曰艘 又曰江中

舟曰蟹

禮音

增又曰航方舟也 原方言曰舟自闕而

東謂之船自闕而西或謂之舟方舟或謂之航南楚江

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舫 增又曰南楚船小

而深謂之舫 又曰南楚呼舫曰舫 原爾雅曰舫舟

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泝

舟為橋也維連四船也方併兩船也特單船也附維木以為渡也

舫。舫船也。蒙衝。偏舸。無舳。舴艋。舟也。又曰吳曰偏。

增通雅曰舩取其寬容平榻即舩屬又曰舩舩淺

船也 原埤蒼曰海中船曰艚 韻集曰鷁首天子

船也船舩也艘海大船也 李虔通俗曰晉曰舶 增

物原曰燧人以匏濟水伏羲始乘桴軒轅作舟顓頊作

篙槳帝嘗作柁櫓堯作維牽夏禹作舩加以蓬碇帆檣

伍員作樓船 原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

共鼓貨狄黃帝二臣

又曰古者觀落葉因以為舟 墨子曰棄作舟 束皙

發蒙記曰伯益作舟 呂氏春秋曰虞姁作舟 物理

論曰化狐作舟 山海經曰番禺始為舟 又曰有大

人之國坐而削舟 周易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

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增尚書曰若濟巨川用汝

作舟楫 毛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原又曰汎汎

楊舟載沈載浮 又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又曰造

舟為梁 增周禮曰作舟以行水 禮記曰季春之月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天子始乘舟

注覆反者慎之

至也 原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 增後漢書

曰皇甫規對策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
將軍兄弟操楫者也 梁簡文曰舟神名馮耳五行書

曰下船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為孟公孟母 原越絕

書曰闔廬見子胥敢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
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今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

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橋船者當輕足驃騎 又

曰越人以舟為須慮 臨海記曰白鵠山有湖湖中有

一石舫艫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

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又曰水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

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增又曰巧者勞

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泛然若不繫之

舟 又曰方舟而濟河有虛舟來觸雖有褊心之人終不怒也有一人在其上則惡聲隨之內虛而今實也

原文子曰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沈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 鄧析書曰同舟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故也 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

遠道不致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事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則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 增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故也

韓子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原孫卿

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增

呂氏春秋曰管夷吾百里奚霸王之船驥也絕江者託
於船致遠者託於驥 原淮南子曰越舡蜀艇不能無

水而浮 又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舡舟而

浮於江湖 又曰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

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死而反忘生也

又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

龍舟大舟也刻
為龍文以飾之

鷁水鳥也畫其像著船首於舟中
吹簫與竽以為樂故曰浮吹以虞

又曰古人見窾木

浮而知為舟以類取之也揚子法言曰舍舟航而濟

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乘國者其如乘

航乎航安則民斯安矣增譙周法訓曰以道為天下

者猶乘安舟而由廣路安舟難成可久處也廣路難至

可常行也又曰乘船曲折不失其度是善乘舟者

原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又曰欲以弊藥

必規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欲尋追風櫂藍舟而欲濟

大川 增杜夷幽求曰輕舟可以救溺濡幕可以濟焚
王子年拾遺記曰軒皇變乘桴以造舟楫水物為之
翔湧滄海為之恬波 原物理論曰夫工匠經涉河海
為舳艫以浮大川皆成乎巧手出乎聖意 楚辭曰美
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增杜甫詩曰富豪有錢
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艫子

舟二

原太公六韜曰殷君喜為酒池迴船牛飲者三千人

又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為後將以四十七艘船

濟於河 周書曰周成王時於越獻舟 左傳曰齊侯

與蔡姬乘舟於圉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

又曰冬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

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

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 又曰

晉楚將戰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

又曰吳伐楚戰於長岸子魚先楚師繼之大敗吳獲其

乘舟餘皇

杜預注曰
餘皇舟也

增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

吳人飾舟以迎之左右各五百人有繡衣豹裘者錦衣

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曰吳其亡乎 原呂氏春秋

曰荆有伙非者得寶劍涉江至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

伙非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荆王聞之仕

以執圭

一作
伙飛

吳越春秋曰范蠡既滅吳乃乘扁舟入

五湖 增廣輿記曰澹臺滅明嘗載文璧渡河陽侯波

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

蛟投壁於河示無恠意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

渡河而遽墮水中舩人救之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

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溺無我則

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艘楫之間則不如子至

於安國家社稷子比我朦朦如未視狗耳 史記曰魏

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戰國策曰或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不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

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察之 原說苑曰襄城君始封

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烏立乎流水之上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襄城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

曰君獨不聞鄂君之遇越人乎鄂君方汎舟於新

一作斯

波之上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會鼓鐘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舉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

揄袂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襄城乃奉手進之淮南

子曰公孫龍在趙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弗能與
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航來公孫龍顧謂弟
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對曰無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
籍後數日往說燕王於河上而航在水北使善呼者一
呼而航來漢書曰鄧通以櫂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
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覺而之漸臺以夢中
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猶

登也文帝甚悅官至上大夫 又曰武帝自潯陽浮江

而下舳艫千里 又曰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秋上祭宗

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

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

輪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

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

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嘗

與飛燕汎戲太液池以沙棠為舟貴不沈沒也以雲母

飾於鷁首一名雲母舟又刻大桐木為虬龍雕飾如真
象以夾雲舟而行 原東觀漢記曰第五倫為會稽守
為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第五倫密委去
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 郭林
宗別傳曰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
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曲衣冠諸儒送至河上
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
仙焉 張璠漢記曰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掾朱

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也而今覆者天戒將
軍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江表傳曰劉備

遣人慰勞周瑜瑜曰有軍任不得委署倘能屈威副其
所望備謂張飛關羽曰彼欲致我我今自託於東而不
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 魏文帝浮淮賦

序曰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浮舟萬艘
雖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之 吳志曰周瑜

逆曹公於赤壁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

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幙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火
盛延燒岸上營曹公軍退敗 又曰呂蒙襲關羽至涿
陽盡伏精兵於艣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
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又曰董襲討黃祖祖橫
兩蒙衝夾守沔口以枅櫓大紮繫石為矴上有千人以
弩交射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
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紮蒙衝
乃橫流大兵遂進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所乘船雕刻

丹縷青蓋絳褱蒙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 又曰甘寧
厨下兒有過走投呂蒙蒙出還寧寧許蒙不殺還船縛
置桑樹自射殺之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船中蒙怒
欲攻寧蒙母諫乃止 增又曰孫綝奉書景帝曰少帝
於宮內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
原晉書曰王濬為益州刺史謀伐吳造戰艦大船連舫
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
其上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棹

之盛自古未有初晉將伐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
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旣而王濬自益州
造大船連舫順流而下遂建平吳之功阿童濬小字也
又曰夏統在船中曝藥會上巳洛中諸貴人車乘如
雲統不之顧賈充怪而問之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充
又問卿居水濱頗能隨水戲乎荅曰可乃操柁正櫓折
旋中流初作鯢鯢躍後作鮪鯉引飛鷁首拔獸尾奮長
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白魚跳

入船者八九充心異之就船與語 王隱晉書曰顧榮

徵侍中見王路塞絕便乘船而還過下邳遂解舫為單

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 增晉書曰陶侃嘗

造船其竹頭木屑皆令舉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及桓溫

伐蜀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 原又曰陶侃以運船

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 又曰朱伺被

賊傷退入船初劉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

既入船賊舉鋌上船屋大呼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

五十步乃免 又曰郭翻與翟湯俱為庾亮所薦公車

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

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

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

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

其船中終日而去 增又曰桓玄表請平姚興又諷朝

廷作詔不許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翫

書畫衆咸笑之 原又曰許詢從會稽出都船泊淮渚

劉真長為丹陽尹數往船造之 晉宮閣記曰天泉池

中有紫宮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射獵舟靈芝池有

鳴鶴舟指南舟舍利池有雲母舟無極舟都亭池有常

安舟 宋元嘉起居注曰有司奏初揚州刺史王弘上

會稽從事韋諂解列先風聞餘姚令何玠之造作平牀

一乘船舫艫一艘精麗過常用功無倍請免玠今官詔

可其奏 宋書曰垣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

護之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

里元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牽元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鑠三重欲以絕護之路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鑠輒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

增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弱冠知名世祖問融住何處對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對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隋書曰梁睿請伐陳文帝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若

命水龍終當相屈

隋謂戰艦為水龍

又曰大業元年八月帝

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為前軍右武衛

大將軍李景為後軍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

上給黃篋舳艫相接二百餘里又曰煬帝遣王弘于

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舳墨浮景漾彩朱鳥白虎

玄武飛羽青鳬樓船等數萬艘杜陽編曰隋處士元

藏機大業間為海使遇風飄至一洲島洲人曰此滄洲

去中國數萬里藏機思歸洲人製凌風舸送之激水如

飛旬日之間即抵東萊唐書曰韋堅為陝郡太守水

陸運使初漚水左有望春樓堅於下鑿潭以通漕帝為
升樓詔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
貯之潭篙工舵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為吳楚服每舟署
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
稽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璆瑁象齒珠琲沉香豫章力士
簞飲器茗鐺釜宣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蚬膽翠羽吳
郡方文綾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連檣
挾櫓觀者駭異 又曰何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

里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緯
易于以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
令無事可任其勞朴媿與賓客疾驅去 又曰順宗為
太子時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宮人為權歌衆樂間
發德宗歡甚顧謂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
荒以為對 又曰陸龜蒙遠祖績嘗事吳為鬱林太守
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
石 又曰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升舟

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
宋史曰元豐元年始遣安壽左諫議大夫陳睦假起居
舍人往聘於高麗造兩艦於明州一曰凌虛安濟致遠
次曰靈飛順濟皆名為神舟自定海絕洋而東既至國
人歡呼出迎 又曰張甯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僚不
能計其直甯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

又曰紹興三十二年金主亮至瓜州虞允文臨江按試
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

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 元史曰至元中宋帥

范文虎遣都統張順張貴駕輪船饋襄陽衣甲 又曰

世祖至元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畧使實都高麗軍民

總管洪察球爾以千料舟巴圖爾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

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 明

通紀曰太祖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劉基在御舟忽躍

起大呼上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云難星過可更

舟上悟如其言更之舊舟果為敵砲擊碎 又曰太祖

敗陳友諒兵於龍江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
江海鰲 正字通曰明少保戚繼光濟水法用生牛馬
皮竹木緣之如箱形火乾再用竿繫助之以浮水一皮
船可乘一人兩皮船合縫可乘三人

舟三

原梁麗

吳綢

莊子云梁麗可以銜城司馬彪注云梁麗小船也張揖埤蒼曰綢吳船也音

彫

翔鳳

飛龍

陶季直京邦記云西巡記云宋孝武渡六合龍舟翔鳳以下三千四十五

艘舟航之盛三代二
京無比下見前

鷁首

鴨頭

方言云船首或謂之艦

舳注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象也吳志云太傅諸葛恪制為鴨頭船

馳馬 凌龍

崔豹古今注云孫權名小船為馳馬洞冥記云旦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中有凌龍舫

蒼隼

青雀

晉令云水戰有飛雲船蒼隼船先登船飛鳥船王隱晉書云陶侃擊蜀賊王真真以鉤得上

侃青雀舟侃欲投水都督王襁藪品扶侃入小舟得脫

增五牙

原三翼

隋書云楊

素進取陳之計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

曰黃龍置六百人越絕書云越為大翼小翼中翼為船軍戰

五樓

八槽

吳志云曹公出

濡須孫權使董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義熙起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鸛

鸛

鸛

蜀王本記云蜀王有鸛起舟周遷輿服雜事云遠國朝貢越海則有大船一名鸛鵠合

木為槽

越舠

蜀艇

應瑒靈河賦云龍艘白鯉越舠蜀艇沂沭蔽水帆柁如林

赤

馬

增黑龍

杜預表云長史劉繪修治洛陽以東運渠通舟嘗用赤馬又庾闡揚都賦云盤蛟纏

於赤馬 宋史云李繼勲從世宗南征帥黑龍船三十艘於江口灘

木龍

原水馬

唐書

云楊行密使聶彥章等率舟師伐馬殷攻岳州彥章入荆江將趣江陵許德勲以梅花海鵲迅舸進斷水龍舟蔽江車弩亂發執彥章溺死萬人殷釋彥章還德勲謂曰為我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 抱朴子曰屈原投汨羅之日人並命舟楫迎之至今以為競渡或以水車謂之飛鳧亦曰水馬一州士庶悉臨觀之

華泉 赤漆

晉宮閣記云都亭池廣八十步內有華泉舟 續述征記云石壺臺有敗赤漆

船土民皆謂堯時物

瓜皮

增竹葉

王濬集云瓜皮船本圖以倉卒用之耳寧可以深八

敵境耶 異聞實錄云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不第
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有終南山翁亦候僧歸東
壁有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嘆曰得自渭泛河
達於家亦不悔山翁笑曰此不難致命僧僮折階前一
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
漸巨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舟泛
江連舊途而去復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
曰非夢乎山翁曰六十日當自知爾後季卿妻子自江
南奔來謂季卿厭世且曰某日夜

原文

鷓鴣

翠虬

馬司

歸題詩於西齋季卿始知非夢

相如子虛賦云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鵷揚旌棧張
翠帷建羽蓋 傳毅洛賦云停清沼以泛舟浮翠虬與

武玄 龍負

魚躍

呂氏春秋云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
負舟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

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奈何憂於龍焉龍弭耳曳尾
而逝 尚書圖緯曰太子發渡河白魚躍入王舟

撞雷 挾電

洞冥記云昆靈池中有撞雷舸 冥記云昆靈池中有凌波舸挾電

飛

馬 增翔螭

江表傳云孫權名舸為馬言飛馳如馬之走陸地也 拾遺記云漢武思李夫人不

可得始穿昆明池汎翔螭舟帝自為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適自賦落葉哀蟬之

曲

壓天 觸月

賈島詩云棹翻波底月船壓水中天 述異記云影娥池有遊雲船觸月

船鴻毛船 遠見船

掇月 凌風

洞冥記云虬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鳳舟侍仙

舟含煙舟掇月舟或以沙棠為柁楫 或以木蘭文拓為櫓棹 下見前

載月 泛雪

古詩

云滿船空載月明歸 世說云 王子猷雪夜泛舟訪戴安道

青龍 綠鷁

梁書云 湘州賊

陸納造青龍艦白虎艦衣以牛皮高十五丈 劉楨 魯都賦云綠鷁蔥鷁注皆船名船首畫此二鳥形也

原蒼鷹

赤雀

白帖云俱戰艦名

增靈鵠

晨鳧

拾遺記云成帝乘衡

瀾靈鵠之舟以香金為鈎霜絲為綸丹鯉為餌鈎於臺下得白蛟焉王桀海賦云乘桂楫之舟晨鳧之舸

飛虎

原鳴鶴

中興繫年錄云宋紹興二年王彥恢制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楫日

行千里西京雜記云太液池有鳴

增蛇騰

蜂集

鷗舟容與舟清廣舟米菱舟越女舟

王子年拾遺記云張丞之母孫氏懷丞之時乘輕舫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預吉

勿毒噬我乃將還置之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又云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月明如晝有大蜂

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象畫幡旗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

遺類
銀裝
金飾
宋史云太祖開寶六年吳越國進銀裝花舫金香師子唐南蠻傳云婆

賄伽盧國有二池以金為堤舟楫皆飾金寶

原載土

抽竹

吳書云洪規罷郡會稽歸

無資糧又不欲令人知乃載土而返又云褚珍字孔璉罷烏傷令單船而返故人羊衡就乞土物惟抽船下

一竹贈之曰東南之美惟竹箭貞而節也

秤象

增出牛

魏志云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

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刺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宋史云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

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莫能出之者僧懷丙以一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

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

原自牽

同濟

語林云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

老嫗採桑逆旅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刺杼而採桑逆旅女子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乎下詳

郭林宗

別傳

增蓄書畫

貺錢帛

山堂肆考云宋末帝喜蓄書畫嘗發運江淮揭

牌行舸曰米家書畫船

廣輿記云唐張建封字本立

鄧州人博辯能文章慷慨尚氣以功名自許裴尚書寬

罷政歸途次一人坐樹下衣履極敝與之語大奇之曰

以君才識豈長貧賤者舉船錢帛奴婢貺客客受而登

舟即戒飭奴婢裴公益奇之既

原文丹漆飾綵繒

乃知建封也官徐州節度使

駱統陳諸將舟船飾麗成云諸將舟船競相奢麗文以

丹漆雕鏤之功好尚滋繁計其費耗所損不少吳書

云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會為

若樹葉如

遜祖道上賜遜御船一舫繒綵飾之

蓮花

湖州記云繞川行舟遙望若一樹葉風土記云漂汎如散蓮花漂汎者言船之在水如蓮花散落

浮於

兩龍載

一鯉躍

幽明錄云吳猛還豫章附載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視

川也

船下有兩龍載之船不著水 搜神記云宮亭湖石廟

嘗有估客下都經其下見二女子云可為買兩量絲履

自當厚報估客至都市履並市書刀俱內箱中既還以

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刀至湖內汎舟忽有一鯉躍

入舟內破

腹得書刀

待項羽

渡伍員

漢書云項羽至烏江烏

謂羽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 呂氏春秋

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

將漁從而請

沙棠舟

芙蓉艦

山海經云崑崙有沙棠木食其實不溺為

焉丈人渡之

木不沈銘曰安得沙棠木刻以為舟船 蕭方

等三十國春秋曰靈偕寇京邑芙蓉艦千餘艘

連舳

接艦

泛舩浮舩

左思吳都賦云弘舩連舳巨艦接艦 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峙

時彷彿於方壺比鷗首之有裕邁余皇於任初 傳玄

正都賦云戒水軍連川流越舩泛吳舩浮歌玄雲詠石

流

風駭雲浮

月移日轉

夏侯弼吳都賦云巖巖船艦汎汎楊舟雍河傑峙風

駭雲浮

楊修出征賦云汎順風而迴艦徐日轉而月移旆已入乎河口殿尚集於園池

迴船受

箭

刻舟求劍

魏畧云孫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因迴船復

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呂氏春秋云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去從所刻處入水求之不亦惑乎

增齊山絕海

泛宅浮家

撫言云荆

南成汭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有齊山絕海之名唐書云顏真卿為湖州刺史隱士張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陋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舟四

原餘皇

見前

太白

蜀王本記云秦為太白船萬艘欲以攻楚注曰太白船名

增木

蘭

任昉述異記云魯班嘗刻木蘭為舟詩家所云木蘭舟出於此

文桂

拾遺記云玉山傍有丹桂

紫桂白桂皆直上百尋

海鱸

宋史云虞允文屯兵京口敵屯重兵淞河造三

可為舟航謂之文桂舟

牌諸水深數尺塞瓜州口時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

萬惟海鱸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

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

為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淞河口扼大江之衝以

苗定駐下

水龍

見前

原鴻毛

洞冥記云影娥池中有鴻毛舟

青翰

蜀為援

海舸

周禮輿服雜事云其人欲輕行則乘海舸合木船也

增盧舟

彙苑云輕舟而

見前

進曰

原鳥舟

穆天子傳云天子乘鳥舟龍舟浮於大沼注舟以龍鳥為形猶今吳之青雀舫

盧舟

又七命曰乘鳥舟兮為水嬉

龍舟

魏明帝詩云龍舟泛洪波旌旗蔽白日

松舟

詩云

檣楫松舟甚傳云檣楫所以擢舟也

又環氏吳紀云

孫皓問中書令張尚云詩云汎彼柏舟唯柏中舟乎

對曰詩言檣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

增桂舟

見前

原竹船

山海經云衛丘之田有竹

大可為船注云

瓠船

莊子云五石大瓠為舟浮於江湖

草船

東觀漢記

云鄧訓為護羌校尉乃發湟中六十人令長史任尚將

之縫草為船置於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

所斬

金船

瑞應圖云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金船遊王後池

增鐵船

潛確類書

云滄洲有流永渠金石皆浮洲人以

原銅船

交州記云安定

瓦鐵為船又淮南子鐵可以為船

縣有越王銅船潮退則見又陰

膠船

帝王世紀云周昭王南征濟於

雨日百姓樵採見銅船出水上

漢漢江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

油船

吳歷云曹公出

濡須作船夜渡洲上權自来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

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貝船

曹植擬楚詞曰溯流兮遠邁貝船兮荷蓋

土船

世本云昔武落鍾山崩有石穴二其一赤如丹其一黑如漆有一人出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出黑

穴者樊氏曄氏柏氏鄭氏凡四姓五姓爭為神以土為船雕文畫之浮者以為廩君務相船獨浮遂稱廩君

增韋船

唐書云嘉良夷有水廣三十步附國水廣五十步皆南流以韋為船

皮船

元史

云憲宗叙州守將橫截江津軍不得渡舒穆魯安扎爾聚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與戰破其軍

蛋

船

元史云世祖中統三十年八月平章博果密等奏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市蛋船百斛者千艘

原蠱舟

拾遺記云秦始皇好神仙有羽人乘蠱舟浮黑水而至者身長十丈編毛為衣兩目如電方耳

出於項間
顏如童稚

漆船

三秦記云太靈山上有池神人常乘漆船於其內今有故漆船在焉

增雕航

彙苑云携手上雕航畫船也

原大航

異苑云晉時錢塘浙江有樟林桁大航每

有乘者輒漂蕩搖揚而不可禁嘗鳴鼓在錢塘江頭凌浪如故唯航吏章粵能相制伏及粵死遂長廢去

單舸

風土記云船舸單乘載數百斛

戈船

漢武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中有戈船樓船百船上建

樓櫓

戈矛四角垂

樓船

漢楊僕征南越為樓船將軍又武帝秋風辭云泛樓船兮

幡旆旌葆麾蓋

濟汾河橫中
流兮揚素波

敗舩

荊州土地記云桓宣穆遣人尋廬山上有一湖中有敗舩

破

舟

嵩山記云東化五方山上有一池池中有破舟云禹所乘來者

增敗舶

武昌記云樊口北有

敗船灣孫權常裝一大船容三千人與羣臣泛船中
流值風起至樊口十里餘便敗因名其處為敗船灣

原破船

魏志云毋丘儉使王頎追句麗王宮至海上云
得一破船有一人項中復有面與語不曉不食

而死

增鵠舸

潛確類書云漢景以鵠舸千艘載戰士注鵠舸小船名

艤舫

見前

遊艇

隋書云南海有五六百家居水亡命號遊艇後王素平之

歌舫

歐陽修詩云明月臨歌舫

原潯陽舫

王智深宋記云司空劉彥範舉兵時逆于潯裏潛作艦舫出潯陽合於裝理數晨之

間舟木

博昌船

漢書云卜式願與臨淄習弩博昌習船者死南越

起宮室

大構

漢宮室疏云武帝鑿大池匝四十里名曰

加旗幟

漢書

昆明作豫章大船可載萬人上起宮室

云武帝時南越叛漢欲用船戰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加旗幟其上

召孝廉

晉書云劉惔字真長為丹陽尹張憑字長宗詣惔惔留宿明旦還船須臾惔出傳教覓張孝廉船召同載之

避將軍

吳志云虞翻字仲翔嘗乘船行逢麋芳芳船上人呼曰避將軍船翻曰失忠與信何以事

君傾人二城而稱將

增鬼頭船

元史云爪哇謀臣希寧官沿河泊舟觀望

成敗不降行省於濶邊設偃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王呼塔噶李忠等領水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水陸併進獲

原掘頭船

幽明錄云陽羨小吏吳龔乘掘頭船

其鬼頭大船百餘艘

過溪獲五色浮石取之乃變為女自稱是河伯女又按續搜神記云臨淮公荀序字休元母華夫人憐愛過常年十歲從南臨歸經青草湖時正帆風駛序出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母撫膺遠望少頃見一掘頭船漁父以楫棹船如飛載序還之云送府君還荀後位至常伯長沙相故云府君也

聞第絃

續搜神記云合肥口有一大舶云是曹公舶船嘗有漁人夜宿傍以船繫之但聞箏弦之音又聲氣非常漁人又夢人驅遣去云勿近公船此人驚覺即移船去相傳曹公載數妓覆於此焉

增得鐵履

即

志云越州百塗山有石船大禹所乘來者宋元嘉中有人於船側得鐵履一量

原積羽沈舟

史記云積羽沈舟積輕折軸

擲書置船

神仙傳云有賈人從海還過一神廟前使主簿送一

函書令為達葛仙公因擲書置船頭書即著船人挽不脫還到報仙公公自取方脫

望之如閣

南州異物志云外域人名船曰艤大者長二十餘丈高去水三四丈望之如閣載六七百人物萬斛

操

之若神

莊子云顏淵問仲尼云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遊

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住而不暇

乘風驅

電

風土記云若乃越騰百川濟江泛海其舟則溫麻五會東甄晨鳧青桐梧樟航疾乘風輕帆驅電小曰舟

大曰舩溫麻五會者永寧縣出豫章材合五板以為大船因以五會為名也晨鳧即青桐大船名諸葛恪所造鴨頭船也魏樟枿枕諸木皆以多曲理盤節為堅勁也

凌波汧流

傳玄正都賦云凌波汧流

列星雁行

陶河試船

魏志曰杜畿受詔作仰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文帝為之流涕

渤海習舟

王粲為荀彧與孫權檄云昨令將帥戰士就渤海七八百里演習舟楫四年之內無日休

解今已擊擢若飛回柁若環

鯨鯉吞舟

山海經云鯨鯉能吞舟腹背有刺如三角菱

大魚斷船

臨海異物志云海內有大魚長十餘丈背負鋸船觸之皆斷

扣舷易水

會稽典錄云楊橋上諫曰臣聞之曾

汎舟西河

晉書云王

羲之為會稽太守泛舟西河作蘭亭宴集

解衣刺船

史記云陳平自楚歸漢伏劍亡渡河舟人

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羸而佐刺船舟人知其無有乃

止
增著袍坐船

唐書云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船中旁若無

人
原倚舫長嘯

王廙別傳云廙嘗旦發潯陽暮至都王導與庾亮遊石頭遇廙至迅風揚

帆王廙倚舫長嘯神氣甚逸

在舫諷詠

晉書云袁宏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

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荅云是袁臨汝郎

誦詩尚即迎升舟與之談論

申且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豫章購臄

白帖云豫章購臄洲在城

之西南去城百餘里
作艤大艫之處

湘洲大艫

荊州記云湘洲七郡大艫所出皆受萬斛

張雲帆施蛭幃

馬融廣成頌云方舩艘連舩舟張雲帆施蛭幃靡颺風凌迅流發擢歌縱

水謳垂翠葆建羽旗

張衡西京賦云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翠葆建羽旗齊棹

女縱擢歌發引和枝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蜩蛎憚蛟蛇

衝奔湍以櫓杙

袁宏東征賦云驚濤急湍而殺轉頽波崑崙以顛沒咨余舟之小狹衝奔湍以櫓杙摧弱櫂之弗施投洪流以

翼驚風以長驅

王粲浮海賦云乘桂棹之安舟浮大江而遙逝翼驚風以長驅集會

稽而一憩

舟五

原詩梁元帝船名詩曰天際浮雲飛三翼自相追池邊
白鵲舞林深青雀歸松澗流星影桂窗斜月暉思此無
情極高樓淚染衣 王筠詠輕利舟詩曰君侯飾輕利

搖蕩邁飛雲凌波漾鷁彩汎水渙蛟文電流已冠絕鳥
逝復超羣倏忽方千里戀茲歧路分 江祿津渚敗船

詩曰可愛木蘭舟可憐丹桂質逐浪徒言是乘風還自
失草蔓艣長埋沙巨艣難出陸沈成許去無復乘流日

陳張正見後湖汎舟詩曰上苑奢行樂蒼池聊薄遊

汎荇分蘭櫂沈槎觸桂舟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欲
知有高趣長楊送麥秋 又別韋諒賦得江湖泛別舟

詩曰千里潯陽岸三翼木蘭船鷁泛青鳬後雞鳴白鷺
前涵花沒淺纜帶葉動深舷不言朝夕水獨自限神仙

又與錢元智泛舟詩曰高門事休沐朝野恣逢迎還

乘金谷水俱望洛陽城舟移洛女渡楫動渭橋橫風高
雁已落雨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岸明欲奏江
南曲聊習棹歌行 又賦得雪映夜舟詩曰黃雲迷鳥

路白雪下鳬舟分沙映水浦照鶴聚寒流檣風吹影落

纜錦雜花浮船梁若是桂翻如月照秋 增唐李嶠詠

舟詩曰征棹三江暮連檣萬里迴相烏風際轉畫鷁浪

前開羽客乘霞至仙人弄月來何當同傳說特展巨川

材 杜甫詩曰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起檣必推牛

挂席集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又放船詩曰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青

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 張

說同趙侍御望歸舟詩曰山亭迴迴面長川江樹重重

極遠煙形影相追萬翥鳥心腸併斷北飛船 嚴維秋

夜船行詩曰扁舟時屬暝月上有餘輝海燕秋還去漁

人夜不歸中流何寂寂孤棹也依依一點前村火誰家

未掩扉 白居易舟行詩曰帆影日漸高閒眠猶未起

起問鼓枻人已行三十里船頭有行竈炊稻烹紅鯉飽

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平生滄浪意一旦來遊此何況

不失家舟中載妻子 又泛小輪詩二首其一曰水一

塘輪一隻輪頭漾漾知風起輪背蕭蕭聞雨滴醉卧船
中欲醒時忽疑身是江南客 其二曰舟緩進水平流
一莖竹篙剔船尾兩幅青幕覆船頭亞竹亂藤多照岸
如從鳳口向湖州 又舟中晚起詩曰日高猶掩水窗
眠枕簟清涼八月天泊處或依沽酒店宿時多伴釣魚
船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且向錢塘湖上
去冷吟閒醉二三年 又詠小舫詩曰小舫一艘新造
了輕裝梁柱庫安蓬深坊靜岸遊應遍淺水低橋去盡

通黃柳影籠隨棹月白蘋香起打頭風慢牽欲傍櫻桃

泊借問誰家花最紅 又重題小舫贈周從事兼戲微

之詩曰細蓬青筏織魚鱗小眼紅窗襯麴塵閣狹纔容

從事座高低却稱使君身舞筵須揀腰輕女仙棹難勝

骨瘦人不似鏡湖庶使出高檣大扁開驚春 張籍舟

行寄李湖州詩曰客愁無次第川路重辛勤藻密行舟

澀灣多轉楫頻薄遊空感惠失計自憐貧賴誦汀洲句

時時慰遠人 戴叔倫泛舟詩曰風軟扁舟穩行依綠

水堤孤樽秋露滑短棹晚煙迷夜靜月初上江空天更
低飄飄信流去悞過子猷溪 賈島昆明池泛舟詩曰

一枝青竹榜泛泛綠萍裏不見釣魚人漸入秋塘水

杜牧汴人舟行荅張祐詩曰千萬長河共使船聽君詩

句倍淒然春風野岸名花發一道帆檣畫柳煙 薛能

賦得天際識孤舟詩曰斜日滿江樓天涯照背流同人

在何處遠目認孤舟帆省當時席歌聞舊日謳人浮津

濟晚棹泛沈寥秋晴閣欣全見歸遲怪久遊離居易無

限貪此望南休

陸龜蒙舴艋詩曰蓬棹兩三事天然

相與閒朝隨稚子去暮唱菱歌還倚石遲後侶徐橈供

遠山君看萬斛載沈溺須臾間

胡權賦得濟川用舟

楫詩曰渺渺水連天歸來想幾年孤舟亂曲岸輕楫濟

長川迴指波濤雪迴瞻島嶼煙心迷滄海上目斷白雲

邊泛濫雖無定維持且自專還如聖明代理國用英賢

王周誌峽船具詩序曰峽山之船與下之船大抵觀

浮葉而為之其狀一也下之船有檣有五兩有帆所以

使風也尾有舵傍有棚上者以其山曲水急下有石皆不可用也狀直如艣前後各一者謂之梢船之斜正欹側為船之司命者梢類舵其狀殊而船之便於事者悉不如梢作梢詩榜槳撓棹拔使其進而無退利涉川澤為船之陳力者艣幾槳類其狀同而異名也在船有力悉不如艣作艣詩峽水湍峻激石忽發者謂之瀆沱狀而漩者謂之腦岸石壁立瀆之忽作篙力難制以其木之堅韌竿直戟其首以竹納護之者謂之戩竹為綫而

勾其戩者謂之納為船之良輔者戩與篙狀殊而用一
也在船獨出悉不如戩作戩詩巖石如齒非麻杓紉繩
之為前牽取竹之筋者破而用杓為韌以續之以備牽
者謂之百丈繫其船首者謂之陽紐牽之者擊鼓以號
令之人聲灘聲亂無以相接所以節動止進退牽之防
礙者謂之下緯濟其不通為船之先進者杓與竹狀殊
而用一也在船先容悉不如百丈作百丈詩噫古人觀
物因事為誌者甚多也予祇命憲局沿沂巴實抵瞿塘

耳目熟於長年三老輩矣船具之於船有力者作詩以
稱之庶幾魯望茶經者也俾系其末其詠稍曰制之居
首尾俾之辨邪正首動尾聿隨叙取正為定有如提吏
筆有如執時柄有如秉師律有如宣命令守彼方與直
得其剛且勁既能濟險難何畏涉遼負招招俾作主汎
汎實司命風鳥愧斟酌畫鷁空輝映古人存豐規猗歟
聊引證 其詠艣曰用之大曰艣冠乎小者楫通津既
能濟巨浸即橫涉身之使者類虎之拏者爪魚之撥者

鬣弩之進者笑此實為相須相須航一葉 其詠戩曰

箭飛峽中水鋸立峽中石峽與水為隘水與石相擊漬

為生險艱聲發甚霹靂三老航一葉百丈空千尺蒼黃

徒爾為倏忽何可測篙之小難制戩之獨有力猗嗟戩

之為彬彬堅且直有如用武人森森轟戈戟有如敢言

士落落吐胸臆極危居坦夷濟險危兢惕誌彼哲匠心

俾其來者識

百丈詩闕

宋梅堯臣觀拽龍舟懷裴宋韓李

詩曰截春流築沙坻拽龍舟過天池尾矯矯角岐岐千

夫推萬鱗隨驚鴻鵠沉魚龜春三月輕服時薄冰殿習
水嬉馬特特來者誰魏公子人不窺車轡轡集其涯邯
鄲倡士交馳銀餅索酒傾玻璃用錢如水贈舞兒却入
上苑看閭雞擊毬彈金無不為遠聞天子降玉輦當門
虎脚看大旗春風吹花入行幄紅錦百尺爭蛟螭雲蓋
迴綠纜維明年結客觀未遲 朱子采菱舟詩曰湖平
湖水碧桂櫂木蘭舟一曲菱歌晚驚飛欲下鷗 王庭
珪舟次白沙詩曰朝發螺浦湄暮宿白沙口初為夜行

計有物應掣肘山雲四面起風濤半江吼落帆危石磯
就枕不敢久林深鳴鶴鵲村遠聞雞狗夢覺如月明破
蓬見牛斗起視天色晴解纜欲放溜浪頭聒天響掀簸
入我牖蒲帆未及張篙師復回首渡頭有古祠壁畫雜
怪醜舟人相與言勸我酬神酒出處本細事陰晴亦常
有我固不問天豈問土木偶 張孝祥舟行大雨呈張
立之及同行諸公詩曰我船千斛初甚遲上灘下灘風
薄之百夫撐挽纔得過水淺舟大行無期同來賓客笑

鈍滯一葉自買如鳬鷺瞥渡急槳亂藻荇瞬息不見颺
車馳忽然昨夜雷雨作黑雲頽山風滿壑龍門春漲魚
鼈亂牛渚宵明鬼神惡蓬翻纜斷泊不得客只一身無
處著長年叫客強立起一浪先掀半船水囊衣漂盡到
巾屨終夜奔忙沙石裏我時酣寢殘不覺但怪颼颼風
到耳起來呼酒自勞苦水滿涼生差可喜向來笑者今
却悲人生淹迷那能知明朝把柂我船快喚客同船莫
嫌隘 戴曷里中小漁舟被差防江有感而賦曰著身

平地更多憂一櫂思為泛宅謀昨夜西風邊報急防江

也要釣漁舟 劉克莊方寺丞艇子初成詩曰船成莫

厭野人過久欲從公具釣蓑積雨晴來湖面闊殘花落

盡樹陰多新營小店皆依柳舊有危亭尚隔河所恨前

峰含暝色不然和月宿煙波 方岳東西船詩曰昨日

東船送風下突過乘興快於馬今日西船使風上適從

何來急於浪東船下時西船怨西船上時東船羨篙師

勞苦自相寬明日那知風不轉推篷一笑奚爾為怨遲

羨速無休時沙頭漠漠杏花雨依舊年時檣燕語 王

令大舟詩曰大舟無風帆不舉小舟榜入青冥去舟中
漁子呼且歌夜半鬪魚許得多 真山民蘭溪舟中詩

曰一舸下中流西風兩岸秋櫓聲搖客夢帆影挂離愁
落日魚蝦市長煙蘆荻洲蒿人夜相語明發又嚴州

張秦城采菱舟詩曰散策下松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
菱舟乘風過南浦 元揭傒斯武昌舟中觸目詩曰兩

髻背立鳴雙櫓短蓑開合滄江雨青山如龍入雲去白

髮何人並沙語船頭放歌船尾和蓬上雨鳴蓬下坐推
蓬不省是何鄉但見雙雙白鷗過 明梁有譽粵州池

亭泛舟詩曰蕩漾金塘霽色明蓼花風起水蘭輕共懸
霄漢乘槎興忽動江河擊楫情載酒客來鳬雁起采芳
人去芰荷平就中更有悠然思滿壑寒林作水聲 王

逢扁舟詩曰扁舟何所好日夜不相離風雨情難測山
河影暗移采蘋游女慣載鶴去官宜一任無依著黃頭

莫漫維

原賦西晉棗據船賦曰伊河海之深廣兮嗟綿邈而無
垠彼限隔而靡覩兮此由茲而莫聞雖后土之同載兮
實殊代而乖分嘉聖王之神化兮理通微而達幽悼生
民之隔塞兮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被用兮因垂象
以造舟濟凌波之絕軌一作嶮兮越巨川之懸流水無深
而不渡兮路無廣而不由運重固之滯質維載沉而載
浮飄燕鼎於吳會轉金石於洪濤愬無涯之浩浩不抑
進而輟流登陽侯之激浦兮方魚翔而龍游雖滔天而

橫厲長抱樂而無憂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
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乘流則逝遇抵而停受命
若響唯時而征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而自寧不貪財
以徇功不愛力而欲輕且其行無轍跡止無所根不疾
而速忽若馳奔豐儉隨乎質量所勝任乎本形雖不乘
而常浮雖涉險而必正周遊曲折動與時併博載善施
心無所營囊括品物受辱含榮唯載涉之所欲混貴賤
於一門包涵通於道德普納比乎乾坤感斯用之却廣

信人道之所存 增唐常暉舟賦曰昔者帝軒君臣道

叶剡木為舟剡木為楫洪水以之徑度大川於焉利涉
疑夏日之初蓮似秋風之落葉動而必利其物居而必
虛其心善蘭桂之得性惡泥滓之陸沉河流影澈岸狹
波深直容與而孤運非軌轍之能尋動而何極居而不
測以謙虛而受盈尚朴素而思飾為而不有質而能力
不以克己辭於功不以利物矜其德夫潛行不離於水
有似智焉虛己以濟於物有似仁焉不畏蛟龍之浦不

恥魚鼈之泉任規模於匠者隨物理之推遷橫不測之
流無慙於勇決指送歸之路有類於神仙爾其渡遼按
甲伏波受命絕島如雲長川似鏡值衝風之颭起引孤
帆而高映榜人竒唱棹聲不一赴海凌川箭馳風疾臨
地角而長逝望天涯而迥出飄飄畫鷁決孤影而排風
迢遞檣烏轉危竿而就日且夫履有常道濟無不通嘉
守義於共伯慙棄人於衛公安而不傾得性江湖之上
悠哉獨運託質浮沉之浪為用也大為德也廣操楫則

津女輕歌畫土則廩君孤往襄城帶其寶劍神亭飛乎
銀仗惟傳巖之版築臨巨川而長想 又大舟賦曰崇

崇大舟內崦岈而坑谷外突兀以山丘長百尋受萬斛
淺淮泗滯原陸兀若簸大海以出鯨魚邈如漂崑崙而
橫地軸及縱大壑鼓雄風疊高濤摩蒼宮連山業於天
外疾雷吼於地中當此時也忽然湧出謾若乘空挺無
何之鄉樹摩天之檣檣不舉雲帆高張平林倏閃以
藏沒羣島飛動而相望兩儀混沌萬象渺茫崇山成秋

毫滿月猶隙光一日二日經岷峨而歷扶桑外甚馳騫
中唯虛閑所以望之者勢同累卵居之者安如泰山借
如唐堯洪水大浸桑田包山上林括地滔天無巨舟矣
人其魚焉有若漢武習戰羽衛雲陳鑿昆明者四十里
坐豫章者一萬人夫其為大與世殊倫豎乎巨象初來
輪菌其貌鰐銖犀兕蟻螻獬豹向非刻舟鑒其淺深殆
輕重而難較岑彭西伐杜預南征千里江漢三軍甲兵
若非廣艘弘舸何以蜀滅吳平稽前代之為用信殊途

而同軌以古況今相去遠矣何者我后無唐堯洪水懲
漢武昆池笑魏家秤象偃晉國興師則大舟之用殊於
昔時今乃守則海外化漸無垠浮三江以實倉廩遶四
溟以周乾坤既而飛鳳詔宣鴻恩或西盡月窟東臨朝
煇南國徂遊北極馳奔窮水路以適遠惟大舟之用存
於戲向者將逝萬里之外滯一曲之內故知德有所長
皆以拙於用大今以濟渡為功適天下而皆通假其風
水之力不離江漢之中向使移舟為人以海為主元首

契合大舟夾輔則傳說之濟川同功軒皇之剡木何取
客有扣舷而歌曰是舟也非大匠則無以成非大水則
膠而傾非大風則道不行此皆大匠之則大海之德一
日千里者風之力也 徐洪汾水新船賦曰賢者徹侯
求人之瘼分帝之憂以為冀方輪轉病於行轉乃乘素
秋鏡清流假道於河伯息肩於吳牛因去彼以取此遂
捨車而造舟草故鼎新裁規制通子房之妙畧運弘
羊之潛計測淺深之量將載沉而載浮陳去就之宜則

既濟而未濟懿夫席帆錦纜蘭橈桂楫不日而成嘉謨
允叶蒲且罔設寧勞漁子之家財用無虧不奪農人之
業水之積也厚船之動也捷迴翔並驚識波上之雙鳬
倏忽孤飛見天邊之一葉伊負重以致遠非叩否而人
涉及夫安卑委順外靜中虛混泥沙而閉矣象智者之
居諸逐便乘流排難觸物泛波濤之不屈狀勇者之拂
鬱船之時義吉無不利向之為材也標挺特之材今之
為器也作殊常之器若往若來無顛無躓奢淫自戒厭

殷帝之酒池遊戲無虞恥丹朱之陸地鵠首翩然魚鱗
比肩映汾陰之寶鼎參漢武之樓船當秋風之櫂唱候
明月以扣舷載廩儲而奉國達方物以朝天可以通河
渭可以泝涇汧斯暫勞而永逸將冠古而爭先且知君
子攸作務於遠大美利亟行莫不繫賴厥聲載路賡歌
濟巨川之功史不絕書考課獲疇庸之最別有荷為衣
兮蕙為帶鼓輕柅兮張翠蓋杳眇煙波之末彛猶區域
之外願一涉於龍門接神仙之嘉會 樊陽源虛舟賦

曰玄理可得真宗可尋惟虛舟之不繫同大道之無心
每悠悠而去住恒泛泛而浮沉寂慮為徒必沉淡而方
息在物無競信風濤而莫侵體合道樞來憑積水本流
謙以處順寧遇坎而斯止類善行之無跡似至人之虛
已或沿或泝非假功於楫師載沉載浮亦奚勞於舟子
若乃景絕遊氛川息波文蕩漾無阻逍遙不羣則鼓枻
者未足與議摧撞者不得而云故曰動以真勝而靜為
噪君觀其浮廣川之洋洋混長瀾之浩浩不拘同放曠

之懷無著體希冀之道殊青翰之見重等玄珠之為寶
惟斯道全誰曰不然任東西之飄蕩隨風水之推遷中
舍虛而自若外守正以無偏逢流則行靡驚龜鼉之穴
隨波自往空思李郭之仙動息靡常去留不禁以虛而
受殊乎小器易盈可濟不通非曰不勝其任處靜安卑
乘流任時浩然獨逝邈矣誰追想好風於曲岸避巨浪
於中坻且沒跡於寂寥檣棹何從喧矣是無爭於觸擊
緋纒焉得維之是則虛其舟川得以寧虛其心人寡於

欲既於道而合契亦無情於相觸苟思理之未忘諒無
驚於寵辱 羅幼權剡木為舟賦曰昔王者以濟衆為
先念舟航之未具長川謂運斤之人必能造物選合抱
之木遂使攻堅既而削彼鱗皴定茲繩墨長短大小任
規模之巧心高下重輕稱波瀾之巨力原夫造其舟而
利其用亦由求其理而安其國剗剗斯休舳艫已流小
周穆黿鼉之駕契高宗舟楫之求德合國風暗動揚帆
之勢人歌帝力爰成鼓枻之謳濟物不得無其舟行化

不得無其相運智既由乎明主操舟亦由乎哲匠器無不具實均大造之功道無不通宛叶蒼生之望必也主意渺瀰用汝猶疑不顧斧斤之妙不求臃腫之資則思涉之人恨無航而空歎未濟之士欲行水而何期且刻之求斲者其意細微用之稱象者誠非大計曷若濟巨川而是念命良工而立制欲使蠻彝之類慕化而有路斯來商賈之徒通貨而乘流遠逝利涉之道彌彰拯溺之功潛契以此利物何物不利以此濟人何人不濟由

是皇恩遠被鴻化旁流潛通四海之路皆因一葉之舟
用之則行豈隨波而上下利有攸往當與道而沉浮今
我后契道臨人端默求理思通大水濟用之具雖多樂
得長材剡木之心未已則知從古之君為舟於水若葦
航於河廣之內似芥葉於坳堂之裏方之於今未足喻
其大而擬其美 宋吳淑事類賦曰翔螭赤鳥鷁首鴨
頭汎越王之三翼督孫權之五樓亦聞蒼隼晨鳬飛廬
青雀天淵既汎於飛龍靈芝亦浮於鳴鶴

原銘後漢李尤舟楫銘曰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輦重歷
達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原讚宋王叔之舟讚曰致達任重各因所由陸則騁車
水惟用舟弱楫輕棹利涉濟求緬彼漁父鼓枻清謳
謝靈運侍汎舟讚曰汎畫鷁兮游蘭池渚相委兮石參
差日隱雲兮月照林風遼冷兮水連漪

筏一 桴 槎

增說文曰泝

桴 柑 同

編木以渡也

方言曰泝謂之薄薄

謂之筏 爾雅注曰木曰稗竹曰筏小筏曰泝 原淮
南子曰方車蹠越乘桴入潮欲無窮而不可得也

筏二

原東觀漢記曰任尚編草為船置於稗上以渡河掩擊
羌胡 增晉書曰吳人以鐵鎖橫江又暗置鐵椎於江
中以逆距船王濬作大筏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
者以筏先行鐵椎著筏而去遇鎖燃大炬燒之須臾斷
絕 五代史曰周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束巨竹數十

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 宋史曰韓

綜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民依丘塚者數百家綜令
曰能濟一人予市錢民爭操舟筏以救已而丘塚多潰
元史曰張子良金末兵起所在募兵自保子良率千
餘人入燕薊耕稼已絕因聚州人阻水治筏取蒲魚自
給從之者衆

筏三

原沿江

東觀漢記曰吳漢平成都乃乘桴沿江下已即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

浮海

論語

斬竹

東觀漢記曰張堪為蜀郡太守公孫述遣擊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為

今日也乃選習水軍三百人斬竹為簞渡水遂免難

伐蘆

吳錄云孫策欲渡江舫少乃往求策姑王

氏分夜伐蘆為簞以佐船渡人

柏桴

越絕書云木客大冢者勾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琅邪使樓船卒

二千八百人伐松柏

增竹簞

英雄記云曹操進軍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

船作竹簞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下來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輕船走舸百艘燒簞操乃夜走

刈葦

宋史云楊澈年十六署昭慶令時河決鄰郡府督役甚急澈部徒數千徑大澤中多蘆葦令采刈為筏順流而

下既至執事者訐以後期俄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澈以狀對乃更嗟賞

伐竹

雷次宗豫章記云望

蔡縣有一石室入室十餘里得水廣數十步清深不測邊有茂竹遊者伐竹為筏遇水莫能究其源

乘

筏

地理志云高要縣郡下人避瘴氣乘筏來停此六月來十月去歲歲如此

浮槎

博物志云舊說

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此人有奇志乃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芒芒忽忽不覺晝夜去十餘日至一處有城郭屋舍遙望空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言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拜問此是何處荅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記其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時也漢張騫事同

開花

地理志云

梅湖者昔有梅筏沉於此湖有時浮出至春則開花流滿湖矣

變龍

異苑云趙牙行舟於闔廬見水

際有大槎人牽不動牙住舉得以之著船船破變為龍浮水而逝

貫月

王子年拾遺記云堯時有

巨槎浮於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周天名貫月查又名挂星查羽仙栖息其上

挂

星
見上

筏四

原詩唐皇甫冉楊氏林亭探得古槎詩曰千年古貌多
八月秋濤晚偶被主人留那知來近遠 駱賓王浮查
詩序曰遊目川上觀一浮槎泛泛然若木偶之乘流迷
不知其所適也觀其根柢盤屈枝幹扶疎大則有棟梁
舟楫之材小則有輪轆橈桷之用非夫稟乾坤之秀氣
含宇宙之淳精孰能負凌雲翳日之姿抱積雪封霜之

骨內使懷材幽數藏穎重巖絕望於廊廟之榮遺形於
斤斧之患固可垂陰萬畝懸映九霄與建木較其短長
將大椿齊其年壽者而委根險岸託質畏途上為疾風
衝飈所摧殘下為奔浪迅波所激射基由壤括勢以地
危豈盛衰之理繫乎時封植之道存乎我一墮泉谷萬
里飄淪與波浮沈隨時逝止殷仲文歎生意已盡孔宣
父知朽質難彫然而遇良工逢仙客牛礪可托玉璜之
路非遙匠石先談萬乘之器何遠故材用與不用時也

悲夫然則萬物之相應感者亦奚必同聲同氣而已哉
感而賦詩貽諸同志云爾其詩曰昔負千尋質高臨九
仞峰真心凌晚桂勁節掩寒松忽值風飈折坐為波浪
衝摧殘空有恨臃腫遂無庸渤海三千里泥沙幾萬重
似舟飄不定如梗泛何從仙客終難託良工豈易逢徒
懷萬乘器誰為一先容 武三思凝碧池侍宴應制賦
得出水槎詩曰彼木生何代為槎復幾年欲乘雲漢曲
先泛玉池邊擁溜根橫岸沈波影倒懸無勞問蜀客此

處即高天

篙一

增說文曰篙所以進船也 方言曰所以刺船為篙

篙二

原裹布

荊州記云魚復縣瞿塘灘上有神廟先極靈驗

刺史二千石

經過者皆不得鳴鼓角商旅恐觸

石有石聲以

鑿石

庾益期與韓豫章伐云馬伏

篙

布裹篙頭

工楫師

左思吳都賦云篙工楫師選

篙工船師

越絕書云

閭閻問子胥云船軍之備何如子胥荅
曰篙工船師可當君之輕足驃騎也

櫂一

增釋名曰櫂濯也濯於水中也 說文曰櫂所以進船

也 原楚詞曰桂櫂兮蘭棹斲冰兮積雪 曹植擬楚

詞曰運蘭櫂以速往

櫂二

原輕櫂

魏明帝清調歌詩云楫人荷輕櫂騰飛造波廷

迅櫂

夏侯弼吳都賦云輕帆迅櫂橫

截江流

擊櫂

王粲為荀彧與孫權檄云擊櫂若飛回柁若環

增放櫂

廣輿記云西湖

上趙子固嘗放櫂山隈以酒肺髮箕踞歌離騷指林麓
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都

舟數十皆驚
歎以為異人

原水蘭櫂

漢鼓吹曲云木蘭為君擢黃金錯其間

赤檣

擢

楊泉五湖賦云赤檣為擢檀梁細堅

擢三

原詩唐徐堅擢歌行詩曰擢女施銀鈞新粧下翠樓霜

絲青桂楫蘭棹紫霞舟水落金陵曙風起洞庭秋搖船

過曲浦飛帆越回流影入桃花浪香飄杜若洲洲長殊

未返蕭散雲霞晚日下大江平煙生歸岸遠岸遠聞潮

波爭途遊戲多因聲趙津女來聽采菱歌
駱賓王擢

歌行詩曰寫月圖黃罷凌波拾翠通鏡花搖芰日夜靡
入荷風葉露舟難蕩蓮踈浦易空鳳媒羞自託鴛翼恨
難窮秋帳燈光翠倡樓粉色紅相思無別曲併在棹歌
中 元結欸乃曲欸乃棹聲五首序曰大歷丁未中漫叟以
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五曲舟子
唱之蓋欲取適於道路耳其一曰偶存名跡在人間順
俗與時未安閒來謁大官兼問政扁舟却入九疑山二
曰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撈欲過平陽

戍守更相呼問姓名三曰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
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四曰零陵
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頭堪自逸誰能
相伴作漁翁五曰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昇天
瀧南始到九疑郡應絕高人乘興船

楫一

原釋名曰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 增方言曰楫或
謂之橈或謂之櫂 原易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增

又曰剡木為楫 原書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 毛

詩曰檜楫松舟 淮南子曰七尺之楫而制大舟者因

水為資也人君發一言之號而令行於民者因衆為勢

也 增揚子法言曰灝灝於海濟樓船之力也航人無

楫如航何

楫二

原弗施

袁宏東征賦云櫂弱楫之弗施投洪流之藏骨

不用

古樂府王獻之桃葉歌云桃葉

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

荃橈

楚詞云荃橈兮蘭旌

蘭桹

詳

渡無所告我自接迎汝

鼓世

楚詞云屈原既放行吟澤畔漁父見而問之原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

於江魚之腹中漁父

擊楫

晉陽秋云祖逖為奮威將軍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

莞爾而笑鼓世而去

曰逝不能清中原而

鼓楫

高士傳云夏侯至洛陽值公卿饗飲賈充謂曰卿

復濟者有如大江

居海濱能戲船否不荅乃

增理楫

劉孝標詩云榜人夜理楫擢女暗成

鼓楫登舟而去容止可觀

裴

原越人擁楫歌山木之曲

見前

女娟持楫奏河

激之歌

列女傳云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走

曰妾父聞君王將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

江三淮之神不勝杯杓餘慙醉於此君命誅之願以微

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楫少一人操楫曰妾居河濟

之間習舟楫之事願備員持楫簡子遂與操渡中流奏

河激之歌簡子
乃聘為夫人

拖一

增釋名曰船尾曰拖拖拖也在後見拖曳也且弼正船
順流不使它戾也 孫綽子曰動而不乘不理若汎舟
而無拖 趙懿嫉邪賦曰奚異涉海之失拖坐積薪而
待然

拖二

原轉拖

江表傳云孫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
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舵工取樊口權

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柁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柁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

增操

柁

晉書云夏統操柁正櫓折旋中流

原正船

孫放別傳云庾公建學校孫君年最幼入為學

生班在諸生之後公問君何居後答

增衝艦

元史云巴延與

曰不見船柁乎在後所以正船也

宋賈似道戰諸艦居後者阿珠促騎召之挺

原霧柁

身登舟手柁衝敵艦舳舻相盪乍分乍合

張華遊仙詩云遊仙迫西極弱水

增風柁

漢仲長統詩云元氣

隔流沙雲榜鼓霧柁飄忽凌飛波

為舟流

原縱柁

郭璞江賦詳帆

迴柁

王粲檄云迴柁如環

廬山流

風為柁

柁

泉尋陽記云廬山之西頗有甘泉曾見一柁從山頂流下

增瀟湘鼓柁

杜甫詩云南浮

早鼓瀟

湘柁

槽一

增釋名曰在旁曰槽槽脅也用脅力然後舟行也 宋
蘇子瞻詩曰顧復此微吟聊和嘔啞槽

槽二

增吳志曰呂蒙襲關羽晝伏精兵於艤中使白衣搖
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 南史曰梁呂僧珍見武帝頗
招武猛命多伐材竹未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槽數
百張及起兵悉取材竹裝為船艦軍須槽甚多僧珍乃

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槽三

增詩唐杜甫槽聲詩曰煙外曉聲遠天涯迷夢迴爭知
江上客不是故鄉來

纜一

增輸纜

宋史云嘉泰元年蠲潭州民舊輸黃河鐵纜錢

斷纜

又云任伯雨知雍丘舊苦多盜

伯雨下令綱舟無得宿境內始猶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出自是外戶不閉

原

維絛縹

爾雅云絛縹維之絛絛也縹縹也李巡疏云絛絛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云縹縹也

割繒錦

吳書云甘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

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

纜二

增詩唐韋莊解維詩曰又解征帆落照中暮程還過秣陵東二年辛苦煙波裏辦得風姿似釣翁 宋歐陽修送胡學士詩曰武平天下才四十滯鉛槧忽乘使君舟歸榜不可纜

筏一

原釋名曰引舟者曰筏筏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

纂文曰竹索謂之筏 漢鼓吹曲曰桂樹為君船青

絲為君筏

筏二

原引船

魏文帝詩云負筏引船行飢渴常不食

增維艦

五代史云唐李孝進以功遷振

武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往來頗以為勞而河上無竹石孝進乃以葦筏維大艦為浮梁

莊宗大喜解衣賜之

尋筏渡水

漢武紀注云西南夷尋筏以渡水因號叩筏

撒筏

用舟

唐書云蒲津歲河水壞梁吏撒筏用舟邀乃行人李固言悉除之

檣一

增釋名曰船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巍高貌也

桅即檣

韻

府曰檣掛帆木也

原郭璞江賦曰舳舻相接萬里連

檣

檣二

增風檣

李賀集云風檣陣馬

牙檣

杜甫詩云錦纜牙檣起白鷗又王荆公詩云大舟如山起

檣鵲巢

吳書云孫和被黜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檣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末傾危

非久安之象後果為孫峻賜死

燕語

杜甫詩云檣燕語留人

樹木洲浦

宋史云唐

將朱令贊領衆十五萬連艦沿流而下王明率所部舟師七獨樹口遣子馳奏請添舟艦太祖曰非應急策也密遣人諭明令樹長木於洲浦間若帆檣之狀令贊望之疑有大軍襲其後逗遛不敢進

原成林

巫山

王粲浮淮賦云建衆檣以成林譬巫山之樹藝

帆一

原釋名曰帆汎也隨風張幔曰帆使舟疾汎汎然也

風土記曰帆從風之幔也施於船前各隨宜大小為制

大者用布一百二十幅高九丈 郭璞江賦曰鼓帆迅

越超漲截洞凌波縱施電往杳冥倏忽數百千里俄頃

飛簾無以睇其蹤渠黃不能企其影

帆二

原布帆

世說云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制不給布帆顧苦求之然後乃發至破冢便遭風

大敗與殷賤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增錦帆

帝以錦為帆

原雲帆

傳玄正都賦云萬艘咸興雲帆齊張

石帆

永嘉記云郡有石帆相傳云古有

神人以破石為帆故曰石帆

分風

異苑云宮亭湖有神廟商人過之各有禱請則一時分風沿沂

皆舉帆利涉無虞又荊州記云洞庭廟神能使江中分風而帆

翳日

孫煒七引云龍華之舟來往間

紅高帆雲張

作四帆

異物志云外域人隨舟大小或作四帆或三帆前後皆施載之

翳日拂星

有蘆頭木葉如牖形長丈餘織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前
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後者激而相射亦並得
風力若急則隨宜減減之也取風氣而無
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安而能疾
張七帆時

外國傳云從加那調州乘大船張

雙帆同懸

孫綽望海賦云

七帆順風一月餘乃入大秦國

商客齊唱潮流往還各資順勢雙帆

三帆沓施

見上

同懸偃如驢驢皆馳挈如交集輕軒

增劉濬繡帆

韻府云劉濬白舫百棹皆綉帆青簾多載妓女

杜亞繡帆

唐書杜

亞為淮西節度使方春南民為競渡戲亞欲輕駛乃繫
船底使篙人衣油綠衣沒水不濡隴西李衡在坐曰使
桀紂為之不過是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颿詫
曰要當稱是林沿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

帆三

增詩唐皇甫冉賦得的的帆向浦留別詩曰一帆何處
去正在望中微浦迥搖空色汀迴日落暉每爭高鳥度
能送速人歸偏似南浮客悠揚無所依 司空曙賦得

的的帆向浦詩曰向浦參差去隨波遠近還初移芳草
裏正在夕陽間隱映回孤驛微明出亂山向空看不盡
歸思滿江關 羅鄴江帆詩曰別離不獨恨蹄輪渡口

風帆發更頻何處青樓方凭檻半江斜日認歸人 宋
張維孤帆詩曰江心雲破處遙見去帆孤浪濶疑升漢

風高若泛湖，依微過遠嶼。彷彿落平蕪，莫問乘舟客。利
名同一途，明虞堪看帆。詩曰：早覺浮生類轉蓬，江湖
元不恨西東。十年斂跡居林下，萬里遊情付夢中。開闔
豈嫌梅子雨，往來難信石尤風。青山坐老堆黃髮，奈爾
滔滔泣路窮。錢希言帆影詩曰：岸曲沙迴著處侵，半
江落日半江陰。悠悠難逐春潮上，漠漠還隨暮靄沉。曾
帶斷鴉歸遠岫，又移殘月出疎林。誰憐獨倚危樓遍，目
極天涯思不禁。

五兩

增字彙曰統船上候風羽也楚謂之五兩 東坡詩注

曰晉車駕出刻烏於竿上曰相風竿今檣烏乃其遺意

淮南子曰譬倪之見風無須臾之定

倪即五兩

原郭璞

江賦曰潁零稷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飄以增扇

廣莫颺而氣整

潁今作隸颺音麗

增王維詩曰畏說南風五

兩輕 蘓軾詩曰拖轉三山沒風回五兩偏

牂柯一

增韻府曰戕歌即牂柯歌繫船戕也 又曰戕厯也

玉篇曰戕戕也船纜所繫 楊慎曰牂柯今貴州地其

江水迅疾難渡立兩戕於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濟予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因悟古人制字之義

牂柯二

原莊王牂柯

華陽國志云莊踰伐夜郎牂牁牂柯繫舟于且蘭既滅夜郎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

歸遂留王之號為莊王以且蘭有牂船牂柯處因改郡為牂柯

越王牂柯

異物志云有一山在

海內小而高似繫船戕也俗人謂之越王牂柯遠望甚小而高不似山近望之以為一株柏樹在水內也又交

州記云侯石孤絕高數丈名為牂柯在海中

牂柯生樹

豫章記云新淦縣北二十里曰封溪

今有聶友所用梓木為牂柯者遂生為樹今其木猶存本至合抱人伐而倒植之枝條皆下垂

牂柯

成樹

尋陽記云即西北有一楊樹枝條繁茂垂陰四畝傳云陶公牂柯成此樹

增峴山斫

牂柯

魏畧云沐德信少有志氣吳將朱然圍樊城遣兵於峴山所牂柯材兵作食先熟者呼共食後熟者

曰不也呼者曰汝意蓋欲作沐德信耶其名乃播異域雖華夏不知者以為前世人也

原封溪

伐牂柯

豫章記云聶友於封溪夜射白鹿中之尋踪不見乃見箭著一梓樹皮即伐木皮便有血出旋

所旋合不可斷友更多著斧伐之樹遂斷取其二板以為牂柯後友船行遇風作皆沒唯友船獨全尋看而向梓板夾扶其船友大異之

榜

原月令注曰榜船人習水者也 增毛詩曰招招舟子

漢書曰鄧通以擢船為黃頭郎

師古注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

黃帽一說江水之母故船頭

施黃廷因名其郎曰黃頭郎

原相如子虛賦曰縱金

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唱

注云榜人船人也言擊鼓吹簫與船人歌合故其聲流列

也

增蘇軾詩曰水師三百指鐵網欲掩羣

注水師舟人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六